

通志彙解

DE 12
1411
16



門仁以
1411
卷 16

漢上先生履歷

除春秋博士告詞

勅迪功郎朱震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是經之不用於世果遵何說哉朕比詔立學官用以取士命汝往處師席爾其推明三家之同異與諸生切磨以求合於聖人之意罔俾漢儒專以名家則稱朕旨可特授依前官守太學春秋博士

靖康元年五月九日

除太學春秋博士告詞

勅宣敎郎朱震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特當時為然使千百載之後猶凜然畏之此經所以久鬱而不明也朕比命列于博士訓迪諸生爾以修潔該洽而膺是選必能明聖人作經之旨使學者有攷焉勉稱厥職予則汝嘉可特授依

前宣教郎大學春秋博士填見闕

靖康元年十月二十日

除秘書郎告詞

勅宣教郎大學博士朱震中祕讎書極天下豪俊之選異時貴臣用事至參用醫卜之流牛驥同羣可為太息肆朕初載遴東儒術之英爾以文藝有聞首寘茲選進與羣髦之列益觀未見之書三篋已亡且詢安世勉思刻厲將有試焉可特授依前宣教郎祕書省校書郎

靖康元年十一月六日

除祠部員外郎告詞

勅左宣教郎朱震朕旁求俊乂列寘文昌非徒使之分職率屬允釐庶事而眾正在位則朝廷自尊爾涉道精淳存心樂易強學力行白首不衰聞望之休溢於予聽嘉其敷奏之美

喜見德人之容即選甚高祠曹務簡往共乃職體朕眷私可特授依前官守尚書祠部員外郎

紹興四年十月五日

除祕書少監告詞

勅左奉議郎守尚書祠部員外郎朱震朕惟否泰二卦論君子小人消長之理甚明或者謂消長繫乎時數此大不然上下交而其志同於時為泰故君子以其彙征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於時為否故君子以儉德避難而已爾學古通經特立守正粹然君子人也固窮鄉閭累經除召今者惠然肯來就我榮祿朕以爾之避就卜時否泰其庶幾焉蓬山寶藏乃今日養才之地也用爾為貳蓋不徒然朕知爾舊矣奚俟深訓可特授依前官試祕書少監

紹興五年二月十六日

除祕書少監兼侍講告詞

左奉議郎試祕書少監朱震可特授依前左奉議郎試祕書少監兼侍講左朝奉大夫守宗正少卿兼直史館范冲等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雖二帝三王蓋嘗汲汲於此朕於國家多艱之際不廢祖宗故事爰命儒學之臣環侍便坐講經史敷求政禮以廣聰明爾等操履端方學問該洽通今古達於治亂之原其必有裨吾不逮宜自卿監之聯兼陪經幄之職益思報稱以副旁求可依前件

紹興五年閏二月五日

轉承議郎告詞

勅左奉議郎試祕書少監兼侍講朱震朕纂極之初推曠蕩之澤士大夫京秩而上例進一等蓋祖宗舊制也爾方投閑在遠積有歲年而恩未霑及恬退之風有足嘉者序進厥官

往其祗服可特授左承議郎依前祕書少監兼侍講

紹興五年三月九日

除起居郎告詞

勅左承議郎祕書少監兼侍講朱震孔子稱天下歸仁曰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人君託于王公之上一言一動則必記之是欲克己復禮俾天下之歸也設官之意其深矣乎以爾習於春秋明乎褒貶經筵勸講開益為多命爾立螭記予言動官分左右職固不殊朕知戒非禮之為爾其謹必書之職可特授依前左承議郎守起居郎兼侍講

紹興五年五月三日

除兼資善堂替讀告詞

勅左承議郎守起居郎兼侍講賜緋魚袋朱震朕惟蒙之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蓋泉之初未有所之如人

之蒙未知所適泉決之東西蒙導之邪正亦惟其人而已矣
以爾純白內備博見洽聞義易麟經尤所精貫華光勸講宏
益滋多方開學於南宮久注心於舊德贊讀資善汝往惟諧
既正朕之不難宜誨蒙之無倦兼職雖衆應用莫窮勿嫌拜
賜之煩實繫稽古之力其益懋哉可特授依前官兼侍講兼
資善堂贊讀

紹興五年六月三日

除中書舍人兼資善堂翊善告詞

勅昔者周穆繼南征之後無討賊之心逮乎平王爲東遷之
君無興復之志觀其告命泰然與成康之世無異君子是以
知周德之衰矣烏乎有能宣吾惻怛難喻之情如建武奉天
詔書以助中興之功者乎左朝奉郎守起居郎兼侍講兼資
善堂贊讀賜緋魚袋朱震學博而造深行和而志正以道獻

替簡于朕心陞擢綸誥之司仍卒金華之業尚賢西學諭教
如初夫士以得君爲難而朕之知汝者厚矣論思潤色尚往
欽哉必無媿於古人乃有辭於永世可特授依前官試中書
舍人兼侍講兼資善堂翊善

紹興五年八月十七日

轉朝散郎告詞

勅典謨訓誥皆上古之書筆削春秋著先王之志其文雖史
垂世爲經朕仰奉孫謀恭繩祖武覽裕陵之實錄悼私史之
謗言譬夫氛祲之興或掩昭回之象乃詔羣彥同次舊文左
朝奉郎試中書舍人兼侍講兼資善堂翊善賜紫金魚袋朱
震學貫九流趨皇極會歸之要識深五傳窮古人述作之原
頃預編摩克嚴去取茲閱奏篇之上彌嘉汗簡之勞十九年
之勲德既昭千萬世之楷模斯在祖宗有慶非出朕私爵秩

漢上易先生履歷
五百廿
所加式爲爾寵名附不刊之典實彰有永之辭可特授左朝
散郎依前試中書舍人

紹興五年十月七日

轉左朝請郎告詞

勅朕惟帝王之治求端於天是以察璿璣者協時月正日陳
洪範者省歲月日時本天理而時措之後王用智力而持世
曲學判天人爲兩途凡曆象授民之妙散爲術家至於閏餘
失次攝提無紀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拂天害民亂之火者
也左朝散郎試中書舍人兼侍講兼資善堂翊善賜紫金魚
袋朱震學深象數智潛幽眇會於道要得其本原屬曆法之
有差視算家而參正成書來上七政以齊雖史遷之起太初
子雲之明三統不得專美予用嘉之序進一官少旌勞績是
謂德賞往其欽承可特授左朝請郎餘依前

紹興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除給事中告詞

勅自昔有事殿內之臣不過侍左右掌顧問而已然猶遴擇
名儒以充此選矧今萬務出入皆屬東臺時當艱危動關興
廢其或行事不協于中任官不厭于衆雖有君命皆得駁而
正之其職可謂重矣肆求聞人今以命汝左朝請郎試中書
舍人兼侍講兼資善堂翊善賜紫金魚袋朱震學際天人識
窮理亂年德俱懋望實素隆演誥西垣榮問益暢進司瑣闥
公議允諧夫糾其乖違俾庶政孚于羣聽審其奏述使下情
得而上通則朕爲得人而汝爲稱職豈不休哉可特授依前
左朝請郎試給事中餘如故

紹興六年正月十六日

轉左朝奉大夫告詞

勅朕深惟國本茂建宗支朝夕端士之親冀性習於為善博約前言之識俾學富於多聞聿就終篇可無褒律翰林學士左朝請郎知制誥兼侍讀兼資善堂翊善賜紫金魚袋朱震心潛六藝文貫九流廷論倚如著龜正人賴為領袖雍容視草何獨潤色之工密勿告猷備罄論思之益屬宗藩之諭教嘉術業之嚮成疇稽古之勤既車服之是錫懋增秩之渥抑典故之具存尚堅調護之功用究師儒之效嗟予耆艾奚假訓詞可特授左朝奉大夫依前翰林學士知制誥餘如故

紹興六年十一月三日

乞宮觀差遣不允詔

勅朱震省劄子奏乞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事具悉朕以王教存乎篇籍方儒學之是咨老成重於典刑實朝廷之所賴故詳延於環碩以參廟於古今卿道術深明文辭英妙耆名高

義足以為羣士之羽儀博物洽聞足以備一時之訪問禁林遞直歲律載周侍經幄之燕閒謹宗藩之訓導國僑潤色非有官職之甚勞陸贄腹心尚倚神明之克壯奉身而退匪朕所聞其體倦懷毋重來請所請宜不允仍不得再有陳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再乞宮觀不允詔

卿文足以達意學足以明理行足以正人兼是三者故處以視草橫經之地且使從吾嗣子之遊既有年矣遽覽奏章引疾丐外辭意甚切朕為之動心焉夫德齒俱懋固平日之所尊氣體失平亦老者之常事姑務休養以期清明使朝廷之所寶惟賢則四方必仰朕之德豈小補哉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辭免翰林學士不允詔

勅朱震省所奏辭免翰林學士知制誥恩命事具悉昔陸贄
為學士國有大政參裁可否與元戲難之功實多文懷之助
卿學造壺域識通繫表文章典雅無愧昔人議論堅明有補
當世越朕初載杖策軍門誼先國家節貫華皓老成在服厥
有典刑俾代予言以紓素緼豈特資其討論潤色之益亦將
託以腹心耳目之寄焉尚執謙撝殆非所望亟共乃服毋復
費辭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再乞宮觀不允詔

勅朱震乞除在外宮觀事具悉卿學高諸儒名映一代從朕
艱難之際實惟舊人藹然德義之風信於多士契闊累歲登
崇近班大冊高文佐時戲難博物彊記益朕多聞國有老成
衆無異論朕方知九德之行灼見三俊之心庶無遺材用濟
多故雖山林隱居之士尚當結綬而來顧朝廷領袖之賢乃

欲奉身而去況神明之克壯何疾病之可言覽觀來章殊嗚
朕眷勉安厥位毋復有云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辭免建國公聽讀尚書終篇恩命不允詔

勅朱震所奏辭免轉一官恩命事具悉朕擇本支以隆國勢
修勸導而備官司其有成勞可無褻命卿經術深懿獨高諸
儒德性純明自傾多士為時耆舊適副簡求日陳道義之言
助予詩禮之訓肆稽故事以寵畢章朕方擢先王厲世之規
通天下赴功之志雖踈遠之吏標末之庸並錄不遺以勸為
善況如卿者其可辭乎何為上書遽求反令固難曲徇其趣
欽承所請宜不允

再辭不允詔

朕以卿道藝深明行能高妙傳授經業訓迪宗藩俾通上士
之書宜從增秩之賞而乃屢陳悃愾力避寵榮夫尊賢顯功

蓋人主馭臣之柄而難進易避亦師儒厲俗之規使勤勞而見知者尚或固辭則虛偽而幸進者庶幾有恥豈惟勉從於爾志抑亦少勸於士風載亮沖懷不忘嘉歎

乞宮觀不允詔

朕寤懷英賢共圖康濟雖山林隱逸之士尚不倦於招徠矧朝廷耆艾之儒豈忍使其輕去卿學窮聖域行允廷僉論必據經文推華國揚歷禁塗之久備觀辰告之忠不獨朕知卿之既深亦惟卿守義之甚固老成在列多士朋來胡為抗章遽欲引退與其潔身而辭位希廉士之風孰若盡道以致君卒賢人之業勉體至意毋重有陳所請宜不允

贈官告詞

勅死生之道通乎晝夜達者以為當然君臣之義篤於始終有國以為令典逮此告終之間敢忘哀贈之恩故翰林學士左朝奉大夫致仕長林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朱震蚤以詞華亟躋膺仕晚由學術薦更禁塗驚怛化之無常悵徽音之如在予有慙遺之感人懷殄瘁之悲攷於故常申此贈典百身可贖興懷不朽之規一鑑云亡徒有無從之涕精爽不昧宜歆此恩可特贈左中大夫餘如故

紹興八年七月三日

回朱八行子發啓

胡文定公

安國

薦章交剡公議甚孚凡屬俊游共欣榮問學正八行賦才雄驚受業精通手披萬卷之書要歸卓約筆掃千軍之陣恥尚浮華有言必務於躬行所得多由於心了家庭素履豈求聞達之方郡國諸侯樂任賓興之職夜鶴不驚於佩帳大鵬正假於扶搖言念迂愚久敦情好論交莫逆固蘄美譽之彰懲涕誤吹初絕游談之助盍相忘於微笑尚伸貺於長牋過形

引童之詞彌服推先之義然賢者名高而責備物情利及而
爭歸聖門之實學難窮人境之虛榮易惑平居把袂最欽松
桂之姿得路彩纓更礪冰霜之節證明吾道倚仗英標

祭文

維紹興八年歲次戊午七月庚申朔十七日辛丑左朝散郎
試尚書吏部侍郎兼詳定一司勅令晏敦復左朝散大夫試
尚書戶部侍郎兼詳定一司勅令李彌遜左中大夫試尚書
禮部侍郎曾開左朝請郎試尚書兵部侍郎張燾左朝奉大
夫新除尚書兵部侍郎兼資善堂翊善兼侍講吳圭左朝奉
大夫試給事中兼侍講張致遠左朝奉大夫試給事中兼史
館修撰勾濤左朝奉郎試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侍講呂
本中左朝請郎試中書舍人樓炤左朝請郎試中書舍人勾
龍如淵左朝請郎權尚書吏部侍郎魏玘左奉議郎權禮部

侍郎張九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侍讀內翰明善
朱公之靈惟公老於田畝困於州縣白首窮經意則不倦視
彼世人奚貴奚賤不義而得吾亦不願一昨召來遇知明主
金馬玉堂四涉寒暑以經決事隨事有補位高職卑亦莫公
侮不傳之要自得之妙惟公知之固世所笑彼笑何傷公亦
自強愈老愈壯雖死不亡識公日淺相知則深公病不起孰
不痛心涼風應時白露日侵薄酒寓哀公或肯臨尚饗

漢上先生履歷

後學 成德 校訂

崇仁吳氏易璇璣序

易璇璣三卷紹興中崇仁布衣吳沆所進當時目為環溪先生者也先生幼孤事母孝政和間嘗獻書于朝不報乃歸隱環溪其言易自柔而求之卦次求之象次求之爻為論二十七篇其文簡奧間以韻語行之類古繇辭卓爾成一家之言者也當其時高宗留意學易書乾卦賜侍講秦梓書否泰卦賜右相張浚于是以易義進者朱氏震林氏儵李氏授之劉氏翔郭氏伸彭氏與宋氏大明都氏絜吳氏適或令秘書省看詳或令有司給札或與堂除或補上州文學先生獨高尚不仕没而祀于郡縣學宮讀其書思其人鏤

版傳之益信立言之必本乎德也

康熙丁巳春納蘭成德序

易璇璣序

臣自少學易病其難明求諸聖人之言曰知者觀其
 柔辭則思過半矣又求諸明柔之言曰處璇璣以觀
 大運則天地之動未足怪也臣自是誦易之柔浸歷
 歲時渙然冰釋然後知自柔而求易無不得捨柔而
 求易無不惑柔也者易之門戶而象之管鑰也臣學
 柔既有所省以次求之卦求之象求之爻稍見諸儒
 缺失因拾其餘遺竊為議論以謂易之道莫大於乾
 坤而聖人以天為法乃作法天六子之用初無定體
 變而通之存乎其人作通六子乾坤六子皆以中道
 為貴作貴中中也者二五之位也而六爻之位互分

陰陽去其初上則不足以成章作初上定位踐其位者非六即九也六九之名當定於自然而先儒以人事加之於理未安作六九定名位既定則六十四變決非偶然作天地變卦卦變之說不一而足先儒考傳或失其正論其至當不過有四作論變有四泥于辭不知象之可貴則不見天地之蘊奧作有象明象之端莫先於彖作求彖聖人之作易非直為卜筮而已所以崇帝王之德業辨君臣之名位而定君子小人之分也乃作明位明君道明君子君子之德足以養人然後刑可議刑可議而後伐可致作論養論刑論伐蓋聖人之言不明於天下則教道不立教道不

立內外不分而吉凶無辨也作辨聖辨內外辨吉凶易之為道變動不居卦無定象爻無定辭不可以有執也乃作通卦通象通爻通辭苟期乎通而無一定為證則失之汎汎無統作通證事有一定而未免於疑者重卦繫辭是也作釋卦釋繫互體之說雖不可泥而亦不可廢作存互體如是而易略備矣凡物既備則當思其未備者以廣之作廣演而終焉凡二十七篇分為三卷上以明天理之自然中以講人事之修下以備傳疏之失庶幾上補

聖時崇廣經術之意名之曰易璇璣云紹興十六年夏五月撫州布衣臣吳沆謹序

易璇璣上卷

環溪先生吳沆

法天篇第一

法天之道可以脩身可以治人而美化日新道莫大乎天德莫大乎地仁莫盛乎春智莫盛乎水信以為常宅乎中央行之有漸愈久而彌光天運無窮以其剛君道乃昌地載不極以其方臣道乃長君道備乎乾臣道備乎坤地有常卑天有常尊照如日月則無不明也分如星辰則無不經也威如雷霆則無不懲也政如四時則無不成也日月之照在不私星辰之位在不移雷霆之怒在不失其時四時之序在順而

四
行之蓋天得於陽地得於陰人兼陽而兼陰天一於
動地一於靜人能動而能靜天體於剛地體於柔人
有剛而有柔人之在天地其猶神之在心乎是故可
以理萬物可以成四時可以反否泰可以權安危天
有不能施地有不能生人有不能成天地有神人實
靈之天地有理人實明之天地有化人實輔而行之
是故火不能濡水不能熱澤不能棲山不能浴風不
足以震龍蛇雷不足以靡草木山澤有美矣待人而
後施風雷有施矣待人而後利水火有利矣待人而
有濟有之者物也用之者人也居其上而為之宰使
各當焉者君也通其變使民由之而不知其所以然

四
栢臣

者神也天以肅殺為仁地以朽壤為珍道以踈遠為
親易以簡易為勤不離乎雜不歸之純不昧於物不
明乎真天道雖遠在反求諸身

通六子篇第二

天有其時地有其利人有其智六子之用以通為貴
是故坎无常險離无常明艮不必止巽不必行震動
有機也兌說有宜也施而不當則悔吝隨之也坎之
險一也遇健則訟 遇順則師 離之麗一也
與雷則噬嗑 與澤則睽 蓋水懼乎塞貴乎
通上山為蹇 下山為蒙 火利乎高不利乎
卑出地為晉 入地為明夷 觀乎比 則

易旋機止卷

二

通志堂

知就下之勢唯然也觀乎同人 ☷☱ 則知炎上之勢
唯然也是故禮欲顯而明智欲通而利明乎水火禮
智之紀天下之止本无常理天下之行本无常形觀
其四陽方退二陰方興 ☱☲ 當是之時艮亦能行一
陰得位三陽受制 ☱☲☳ 當是之時巽亦能止及其五
陰在下一陽在上 ☱☲ 其勢將傾剝及其廬則雖艮
有不能止也五陽在上一陰在下 ☱☲ 其勢將遇柔
道既牽則雖巽有不能行也是故木居山而為漸 ☱☲
居地而為升 ☱☲ 巽水則為汲 ☱☲ 巽火則為烹 ☱☲
山落風而為蠱 ☱☲ 飾火而為賁 ☱☲ 大畜則藏天
☱☲ 謙光則隱地 ☱☲ 益與時而偕行 ☱☲ 蹇見險

而能止 ☱☲ 動有不可置也說有不獲已也動則免
險不動則屯 ☱☲ 雖欲不動而微因說則應乎乾不
說則見啞而凶 ☱☲ 雖欲不說而奚從方其天下雷
行動不可妄 ☱☲ 則雖動而見違上火下澤二志乖睽
☱☲ 則雖說而見疑是故有兌以吉有兌以疾 ☱☲
有震而厲有震而泥 ☱☲ 和兌以初而獲吉者陽處
卑而說人以正也來兌以三而獲凶者陰犯分而說
人以佞也初九一震而其來甚厲豈非陽得位而動
於內故乎九四再震而道迄未光豈非陽失位而動
於外故乎然則震以不妄為機兌以不苟為宜如驚
雷之發如膏澤之施无有小大必謹其時是故坎失

之困 ☱上 ☵下 離失之睽 ☲上 ☵下 震失之壯 ☳上 ☰下 兌失之隨 ☱上 ☰下

☱上 ☵下 巽得於觀 ☶上 ☱下 艮得於頤 ☶上 ☵下 六子之用非言

可期用失其道則无不虧用得其道則无不宜

貴中篇第三

上下之理貴乎中通聖賢之道貴乎中庸是故一卦之內有二中焉五位正陽天之中也二位正陰地之中也天地之中君臣之正位也苟得其中否剝亦吉苟失其中泰復亦凶否之九五曰休否大人吉剝之六五曰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是否剝得中亦有時而吉也泰在三則曰无平不陂在上則曰城復于隍復在三則曰頤復厲在上則曰迷復凶是泰復失中

亦有時而凶也否者亂之極泰者治之極剝者陽之窮復者陽之通卦之吉莫甚於泰復卦之凶莫甚於否剝而中之為道得失相反乃至於此況其餘哉歷觀諸卦大抵以中為貴是故比以中而顯謙以中而鳴臨以中而知節以中而甘蒙以發師以吉萃以聚升以亨漸以正邦渙以有廟允以應人蠱以幹母自考者復也朋來者蹇也利用獄者噬嗑也晉以受福益以有慶姤以含章履以光明未亡者豫也无喪者震也不敗者大有也旅巽以之小亨而離訟以之元吉以至坎之心損之志艮之輔鼎之耳井之寒泉需之酒食豐以弗憂夬以勿恤恒悔以亡屯正以吉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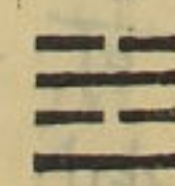
鶴以鳴解狐以獲歸妹之行家人之饋大觀之在上
 同人君子之正困大人之吉孰有不由中而致然者
 如睽之卦以柔而得中則小事吉也小過之卦以剛
 而失中則不可大事也輿說輻一也在小畜之三則
 不免反目在大畜之二則終於无尤曳其輪一也在
 既濟之初則僅能无咎在未濟之二則遂獲中正之
 吉為利一至此乎故一卦之內有一言中者有再言
 中者有三言中者在二而言者九乾謙蠱大畜恒大壯晉家人損在五而言
 者六坤隨復震艮歸妹二五俱言者三泰豫在彖獨言者十有四蒙觀噬嗑
元妄大過睽益外漸旅兌渙中孚小過彖二俱言者九小畜履大有離解萃中孚既濟未濟彖五俱言者
九訟比同人臨蹇遇井鼎節彖二五俱言者五需師坎有曰剛中也柔中也

中正正中也在中得中也中道中行中直也所以為
 中則異而為吉則同也易之為道非中則正而言正
 者猶有所謂可正有不可正有不可疾正有利君子
 正有不利君子正有曰艱正正厲正凶正吝至於言
 中乃未有言利不利不可者亦无所谓艱厲凶吝
 之辭是正有時而不可中无時而不可也歷觀六十
 四卦而言中者乃五十有五其不言者特否剝屯頤
 咸革賁遯明夷九卦而已否剝雖不言中而爻之得
 中亦未嘗不吉故知易之為道貴中而已也法言云
 龍之潛穴不獲其中矣是以過中則惕不及中則躍
 是乾道以中為貴也文言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

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是坤
道以中為貴也為人君者將體乾效坤以治天下之
民而以中道行之不亦宜乎不亦善乎

初上定位篇第四

卦可脩德象可制器初上有陰陽定位卦之可以脩
德者多矣而孔子特取其九者舉其九也象之可以
制器者亦多矣而孔子特取其十有三者舉其十有
三也初上皆有陰陽定位而孔子特言其二四三五
者舉其二四三五也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
不復也而況舉其四乃不能明其二乎故以二四同
功則上之為陰亦可知也以三五同功則初之為陽

亦可知也繫辭云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
成章則三極之道互備陰陽蓋昭然矣若初上而无
定位則陰陽不得言分剛柔不得言迭用而所以成
章者乃不過四位而已何六之有案六十四卦去初
上而得位者凡三曰漸  曰蹇  曰家人 
而彖未嘗言其位之當者必於既濟一卦  自初
及上六位陰陽一一皆得然後曰剛柔正而位當則
意可知矣孔子論爻之際特舉二四三五而不及此
者蓋不當用事之地其功不足道焉故也子曰其初
難知其上易知非謂无陰陽定位也謂其禍福未形
特不可預料而知耳是故乾初謂之潛過五謂之亢

雖謂之潛何害為陽既過五矣何位之有在需亦然
 蓋需之為需飲食宴樂在五爻而已過五在上雖
 不當位亦其宜也所謂位者蓋指九五而言非謂陰
 陽之位當與否也先儒疑焉蓋畏聖人之過也若以
 初爻不言得位失位為疑則二爻亦未嘗言之使孔
 子不舉二四又將疑乎故曰卦可脩德象可制器初
 上有陰陽定位

六九定名篇第五

一元肇判立極成乾數明於後象表於前求其至當
 未有不出於自然者也是故七八九六之數見於揲
 著之餘而陰陽老少之名定於河圖之初今案河圖

自左而旋地六位於西北其地為慘殺之極其時為
 秋冬之交陰盡於亥而一陽生故過於地六而天一
 位焉是知陰老於六天九位於南方其地為文明之
 極其時為盛夏之月陽盡于巳而一陰生故過於天
 九而地二位焉故曰陽老於九陽得四正故天九進
 居於午陰得四維故地二退處於未此蓋君臣盈謙
 自然之勢然亦不害其為陽老於巳而陰生於午也
 陽極則將變於陰故老陽之爻為重陰極則將變於
 陽故老陰之爻為交自六九而外又間一位而數之
 則地八自當為少陰天七自當為少陽此皆天地自
 然之象也以揲著之餘四四而數之得九則其策三

四十七
十有六而為老陽得六則其策二十有四而為老陰
以至得七為少陽得八為少陰此皆天地自然之數
也繫辭云參天兩地而倚數蓋合地二與四以為六
而為老陰合天一三五以為九而為老陽又合六九
之數從橫數之皆十有五而為河圖又以天一以至
地十合數五十有五而為洛書是故大衍之數起於
洛書而六九之名定於河圖謂之象數無非出於自
然者聖人因自然之數以推自然之象因自然之象
以定自然之名未始妄以人事加之故曰河出圖洛
出書聖人則之若象也數也而可以人事加之則所
謂象與數也特未定也而何貴於易哉

天地變卦篇第六

八卦定位配之四方重以六爻上下成章中分天地
互備陰陽在天常轉在地常寧位之所易卦之所生
轉歷七位八八齊成故知變卦之道出于自然而非
偶然也繫辭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又曰動靜有常
剛柔斷矣則知動靜剛柔蓋指天地而言也又曰剛
柔相摩八卦相盪則知天剛地柔上動下靜八卦相
摩以成六十四也戴記云陰陽相摩天地相盪不言
剛柔而言陰陽不言八卦而言天地所以通其意也
是故六十四卦日運乎天生生相續隨變而遷通乎
晝夜其道自然固不必天與地交而後為泰不交而

後為否水在火上而後為既濟水在火下而後為未濟也俯仰之間而卦變備焉故曰易之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非天運无已其孰能知求易之道而安可拘故有時而然者卦之用也无時而不然者卦之體也兼乎體用无所不通者聖人作易之旨也是故六爻之位雖體三才而二卦之重實象天地亦猶子兼父母之偏而父母之體未嘗不全也人兼天地以存而天地之位未嘗不分也故自三才而言則分陰分陽迭用柔剛自天地而言則天兼兩陰地兼兩陽地正位乎柔天正位乎剛以少者為之主而中者為之體也先儒云內卦為正外卦為悔知其為

內外矣而未知其所以正悔也蓋外卦為天內卦為地天動而地靜靜者常失之柔動者常失之剛柔者邪之所自入動者悔之所以生曰正曰悔所以為動靜剛柔之戒而已觀乎內外則知卦之有二體也觀乎動靜則知內外之為天與地也觀乎天地則知卦變之道出於自然而非偶然也

論變有四篇第七

變有四卦變其始爻變其次倒卦不足又繼之以反類舍是以還則存乎互體而已乾得坎而為需☵☰坤得坎而為比☵☷此以卦變者也一陰生而為姤☵☴一陽生而為復☱☵此以爻變者也反泰☵☶

而為否 易坎 而為離 此以倒卦反類
 而變者也去貴之初則有坎坎為水故九三有濡如
 之象去貴之二則有震震為馬故六四有乘馬之象
 此互卦之體而變者也卦變本乎天爻變本乎
 地倒卦反類象晝夜互卦之體象四時四時之氣溫
 涼交通晝夜之體明暗不同運乎上者旁周列位變
 乎下者各守一宮是故卦變存乎體爻變存乎用倒
 卦反類存乎序互卦之體存乎辭本乎天地自然者
 也倒卦反類使然者也互卦之體或然者也爻變窮
 乎六卦變窮乎八倒卦窮乎上下之相似互變窮乎
 有象而義或无所取也然而无互體則辭不擬无倒

卦則序不比无反類則倒卦有時而弊无卦變爻變
 則易象或幾乎毀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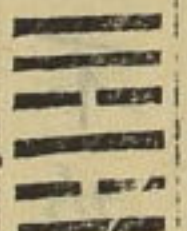

有象篇第八





聖人立象所以盡意繫而為辭乃不得已蓋有象然
 後有卦有卦然後有辭辭也者象之華而爻之末也
 如物之生有本然後有實有實然後有味味也者乃
 木之末而非其本也溺於辭而忘其象是甘於味而
 棄其本也彼不知味之嘗也有盡而本之生也无窮
 辭之旨也有盡而象之擬也无窮聖人以一言而名
 卦之體而卦之體未必盡於一言以數辭而通卦之
 用而卦之用未必殫於數辭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者

四八
象而已矣苟明乎象則天地之大可坐而窺鬼神之
奧可默而知而卦之名有可以自擬爻之辭有可以
自揆聖人之已言者可曉然而無疑其未言者可以
類而推之故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苟明乎象則理罔
不通苟泥其辭則勢罔不窮象有幾有易之象有卦
之象有爻之象天地風雷水火山澤易之象也木上
有水謂之井頤中有物謂之噬嗑此卦之象也渙以
机剥指牀困取赤紱坤言黃裳此爻之象也是故卦
之中又有卦焉象之中又有象焉象无窮故意无窮
意无窮故辭无窮自本而觀之一以貫自末而觀之
萬不同

君仁

求彖篇第九

成卦之體不在一隅求彖之端不可一途女正位乎
內男正位乎外家人也  而卦中有六二九五者
多矣豈皆可謂之家人乎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
柔賁也  而內卦有柔外卦有剛者亦多矣豈皆
可謂之賁乎蓋家人賁者其象各三而此特其一也
家道以婦人為主而巽為長女離為中女長女在上
中女在下其義一也家道尚嚴內明而外巽由中及
外火烈而風行其義二也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
其義三也賁以受色為主物不止則不能受色艮止
而離明其義一也火盛於山因山而成色山下有火

其義二也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其義三也如
 止以男女位正宜莫如既濟  而坎上離下不可
 以為家人也如止以剛柔相交宜莫如未濟  而
 離上坎下不可以為賁也故彖也者特因其卦而明
 其德非謂卦之德止於此而已也歷觀衆卦之德有
 舉其一有舉其二有舉其三如險而止蒙順以動豫
 此舉其一者也如履柔履剛既指三而言履帝位而
 不疚又指五而言  此舉其二者也如巽乎水而
 上水井蓋取諸汲改邑不改井乃取諸剛中木上有
 水井乃取諸養而不窮  是舉其三者也卦舉其
 三可謂詳矣而先儒猶有陰陽虛實動靜之說以謂

陽虛而靜故在初為泥在四為蠶在上為收陽實而
 動故在二為射鮒在三為喋在五為寒泉是舉其三
 者義猶未盡而況舉其一二者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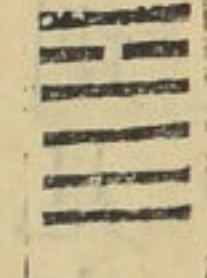
易璇璣上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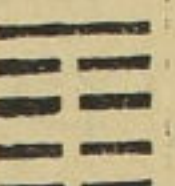

後學 成德 校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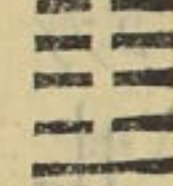

易璇璣中卷

環溪先生吳沆

明位篇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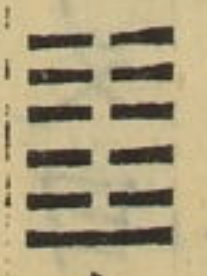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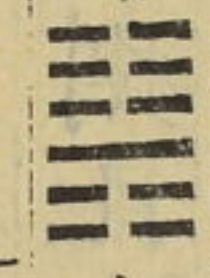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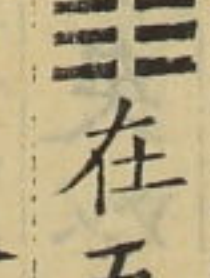

六爻設位五擅其功巍巍帝極赫赫天中是以臨有
截而御无窮者也以陽遇之則為剛健之君五陰雖
衆不得不從其令矣以柔遇之則為文明之主五剛
雖強不得受其制矣是故水在地上謂之比 
火在天上謂之大有  比也者以五陰而比一陽
也大有也者以一柔而有五剛也居比之時懦无立
者爭為之歸莫敢拒命初以比之而免咎二以自內
而不失四以從上而獲吉三不得所比則傷上後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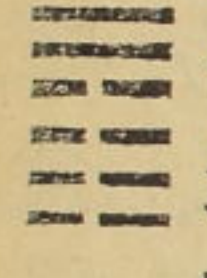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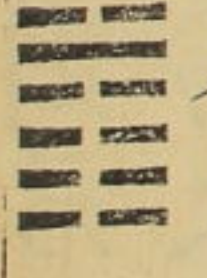
則凶而九五之辭曰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則威令之行可知也大有之時強有力者皆為之用无所事威二以大車而載三以近天子而亨四以匪彭而免咎初九无交則見害上九思順則獲天之祐而六五之辭曰厥孚交如威如吉則文德之脩可知也比之九五以剛而克者也大有之六五以柔而克者也剛亦克柔亦克則以五位存焉故也使一剛舍五而上  則必為羣陰所剝使一柔舍五而上  則必為眾陽所夬位之利器其可失乎歷觀六十四卦唯比獨言吉唯大有獨言尊者良有以也比之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大有之彖曰柔得尊位

大中而上下應之彖之美未有如是者也聖人法之以建萬國親諸侯則比之德可謂廣矣以過惡揚善順天休命則大有之德可謂盛矣雜卦又曰比樂師憂大有眾也以一陽為主者六卦而獨於比言樂以一陰為主者亦六卦而獨於大有言眾則比大有之所以樂且眾者必因五而得也若謂一陰一陽為主則夬  剝  亦然何禍福之相反也若謂一陰一陽而得中則師  同人  亦然何尊卑之相遠也是知陰陽致一未為貴致一而得中未為貴致一得中而又得位乃足為貴則比大有是已繫辭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五也者聖人之大寶而不可有過

不及者也以乾至剛不及則躍過則亢以坤至柔不及則括過則戰而比大有特以一剛一柔得之而為剛健文明之主威德昭然暢于中外上下承風吉无不利然則五之為功其可既乎其可不念之乎

明君道篇第二

陽道為君陰道為民君以致一為尊民以致眾為親君致一民致眾如是而不利焉者未之有也是故一陽為君五陰為民者凡六卦而五吉唯過而在上則為羣陰所剥  自是而外在初為復  在二為師  在三為謙  在四為豫  在五為比  无非吉也復之卦曰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師之

卦曰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謙之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豫之卦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比之卦曰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其辭如此可謂吉矣然比之九五居中得位由之獲吉固无可疑至於謙失其中師非其位復得其位而失勢豫得其勢而失位宜若不可以吉者而聖人乃略其勢位齊其得失自五而下一名之吉豈非陰致眾而陽致一乎以至四陽在上而為遯  三陽在上而為否  二陽在上乃為觀  一陽在五乃為比  遯否不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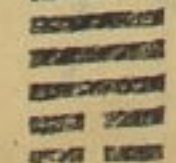


四百六十二
觀之化民觀之化民不若比之建國則君道可知矣
一陰在外而為夬 ䷪ 二陰在外而為大壯 ䷗ 三
陰在外而為泰 ䷊ 四陰在外而為臨 ䷒ 夬壯不
若泰之交通泰之交通又不若臨之无窮則民道可
知矣以姤之九二而不免擅九四之魚者 ䷫ 陰太
少也以同人之九三而不免據九五之應者 ䷌ 陽
太多也比之卦 ䷇ 信吉也自九五而下加一陽焉
則謂之萃 ䷬ 萃與比位相似而勢不同矣師之卦 ䷆
䷆ 信吉也自九二而上加一陽焉則謂之升 ䷭
師與外勢相近而利不同矣是故除戎器戒不虞則
不若建萬國親諸侯之勢有餘也順德積小以高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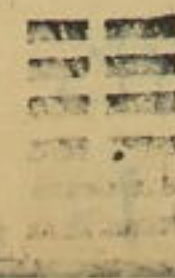
則不若容民畜衆之利有餘也非由它故萃有四以
分其權而比九五得以專也升有三以分其應而師
九二得其全也至於小過之卦 ䷛ 以二陽而陷於
四陰則為臣強於君然去上一陽則謂之謙 ䷎ 去
下一陽則謂之豫 ䷏ 二陽俱存則謂之小過審乎
此則君民之機斷可識矣君道致一无不宗民道致
衆无不從故豫有五民則以由豫者為得復有一君
則以迷復者為凶謙之九三上承下施雖曰甚勞而
亦有君子之終謂由豫為得則九四之榮可知也謂
迷復為凶則初九之明可知也謂勞謙君子有終則
九三之能可知也案六十四卦陽爻二三者大抵吉

凶相半未有若獨陽為主凡六卦而五吉如復師謙
豫比者然則聖人設卦觀象所以尊君上之意為如
何哉

明君子篇第三

陰主卑陽主貴陰主險陽主易陰象小人陽為君子
君子小人相為盛衰猶陰與陽相為消長而不能偏
廢者也一晝一夜治亂之數也一寒一暑往來之序
也是故木之發生常係於春而搖落常見於秋人之
安樂常在於晝而盜賊常起於夜明乎此則君子小
人之情狀見矣小人之心未嘗不忌君子君子之德
未嘗不容小人古之聖人知小人之不可去也故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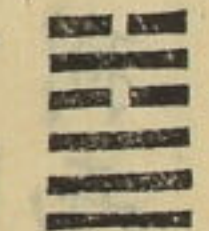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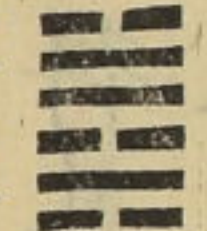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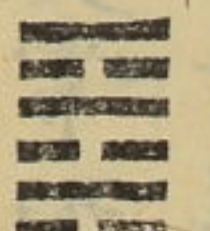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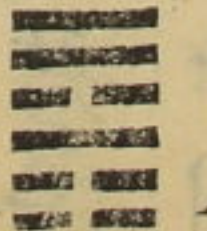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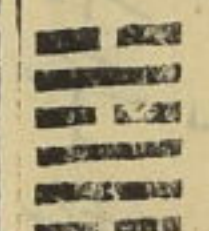
為刑罰以防之每黜其徒而殺其勢使不至害治而
已亦不必求其快意也君子道勝則小人從而化小
人道勝則君子從而去歷觀乾坤二卦自一陽二陽
生而君子之道勝矣當是時小人之黨猶盛而命其
卦曰臨  則從而化也可知一陰二陰生而小人
之道勝矣當是時君子之徒猶眾而名其卦曰遯 
則從而去也可知小人之化蓋出於不得已貪利祿
而懷覬覦不知退避必俟五君子偕進揚于王庭夫
而去之  以至无號之凶而後悔則无及矣君子
之去蓋權時之宜避其方興而制其將衰待其四陰
在內浸溺宴安其勢稍憊乃以二陽自上而觀之 


反使之下觀而化則雖欲害己其可得乎故君子有道
 道小人有時君子有智小人有機一陽生而謂之復
 者君子之道也一陰生而謂之姤者小人之時也君
 子常容小人而小人終不可容者其機輕也小人常
 害君子而君子終不可害者其智明也智足以避其
 機道足以制其時此君子所以常安而小人之所以
 常危也觀二陰方興而君子以遯則避其機者遠矣
 二陽猶在而小人以觀則制其時也大矣然以天地
 不交之際  三君子者舉皆在外而猶曰以儉德
 避難則小人之賊害豈有既乎地澤方臨之時 
 四小人者舉皆在位而乃曰以教思无窮則君子

仁愛豈有既乎君子於小人雖不求其快意然政自
 有分亦不可使之亂其常也蓋君子陽也小人陰也
 陽為天為晝為春夏陰為地為夜為秋冬使君子常
 居高而明小人常處下而晦慶賞常加於君子刑罰
 常施於小人如是則得其分矣君子得其分則足以
 致天下之安小人得其分則足以免一身之殘然則
 分也者乃君子小人之兩利而天下之所以常治也
 歟

論養篇第四

一陽為主二陰為資內以充實外以沾濡者坎也 
 於象為水沛然有餘求其養物未有能如宜其聖人

取飲食之象而必以坎為之主也坎之用雖在於養而所以致其養又在乎得所而已是故在上而養則足以及人在下而養則僅足周身出重險之中而致養於君則以合禮為宜居未定之時而受養於民則以不節為非如需之九五  需于酒食者足以及人故也困之九二  困于酒食者僅足周身故也如坎之六四  以樽酒簋贰納約自牖而獲无咎者以合禮為宜也如未濟之上九  孚于酒食而有濡首之患者以不節為非也以漸之六二  自下升高以獲天祿仕進如此其樂可知衍衍之和乃其所也井之九五  由險出中井道已成利將及

物寒泉之食亦其宜也唯是明夷之卦  自初至四離坎互焉盡離三爻過三日矣及坎之中足以得食而曰君子于行三日不食者蓋日在地中水居土下雖有可食之資而非致養之時是以君子於此不暇食耳凡此七者或致其大或致其小或得其宜或失其時雖所養各異其主於坎則一而已蓋飲食之道大欲存焉蒙之後即繼以需者言萬物之生必需有養也需之後乃繼以訟者言飲食之間必有所爭也是故大亨足以養賢而乾餱足以失德必欲忠臣嘉賓各得盡心兄弟婚姻无致胥遠亦在充實沾濡而已然非內陽不足以充其虛非外陰不足以致其

濡天之純陽足以施矣而未之能生地之純陰足以生矣而未之能成如風之凝火之熙足以成矣而未足以救焦枯之患如麗澤之充足以救焦枯之患而不可以為常如兼山之良可以為常而不足以養然則兼天之施相地之生溫涼潤澤物物資成四時涵養萬壑充盈孰有善於水者乎為人君而欲致養天下之民如詩所謂澤及四海則捨夫坎將焉取哉

論刑篇第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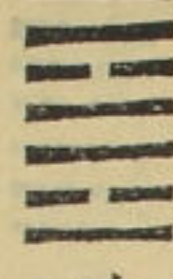
柔麗乎中以剛為體內弱外強明而有理者離也☲☲於象為火烈焉可畏用以刑人往无不利宜其聖人取刑獄之象而必以離為之主也離之所主雖在於

明而所以致其明又係乎所遇而已是故有明以動有動而明有先明而後止有先止而後明明以動者勢必決動而明者理必察先明而後止者於法无施先止而後明者於刑无遺如雷火豐☲☳而君子以折獄致刑者明以動也火雷噬嗑☲☲而君子以明罰勅法者動而明也山下有火賁☲☳而以明庶政无敢折獄者先明而後止也山下有火旅☲☳而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者先止而後明也謂之折獄致刑則決可知矣謂之明罰勅法則察可知矣謂无敢折獄則於法无施也謂審不留獄則於刑无遺也以至睽之六三☱☲言其人天且劓者天當作而古字也去鬚曰而去鼻曰劓居

離體之上而用以刑人者也此又見於互體者然也是五卦者雖正體互體得良得震成象不同其所以象刑則主於離而已蓋刑獄之道人命繫焉殺害非辜則有亢旱之災淹禁踰時則致淫雨之變必欲上當天心下得民情有淑問之仁而不失片言之智則在察與決而已然非內柔不足以有察非外剛不足以有決乾之剛足以決矣而无柔以濟之則失之猛而傷恩坤之柔足以察矣而无剛以輔之則失之懦而无斷震失於起也艮失於止也坎太險而允太易也風之去來不可以為實體也施之於人皆不足以察其情而得其實歟求其非險非易能起能止寬猛

得中剛柔合體復有善於離者乎後人刑之必欲措天下於无冤如書所謂乃大明服則捨夫離將焉取哉

論伐篇第六

立德以順立威以明非順不足以合眾非明不足以加兵威德並滅而能用師行伐者未之有也是故易象之中凡言師者必取諸坤  言伐者必取諸離  蓋坤為眾於勢為順於象為地用得其道則有磐石之安用失其道則有土崩之危此言師所以必取諸坤也離為干戈於色為明於象為火用得其道則人望而畏之用失其道則有自焚之禍此言伐所

以必取諸離也如地水師 ☷☵ 以容民畜衆雷地豫 ☳☷
☶☶ 以建侯行師地中有山謙 ☶☶ 而謙之上六曰
 利用行師此皆取諸坤而言之者也如既濟之九三
☵☵ 言高宗伐鬼方未濟之九四 ☲☲ 震用伐鬼方
 重明離 ☲☲ 而離之上九曰王用出征有嘉折首此
 皆取諸離而言之也至於明夷之九三 ☲☱ 以離
 體在下而曰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則雖不言伐而
 伐在其中矣比之九五 ☶☵ 以坤體在下而曰王用
 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則雖不言師而師在其中
 矣雖然坤信為師矣苟非得其時亦不可用非得其
 道亦不可行如泰之上六 ☵☳ 泰道已窮言城復于

隍勿用行師則非其時故也如復之上六 ☱☲ 復勢
 已凶而言用行師終有大敗則失其道故也離信為
 伐矣然攻其勝已則有升陵之患加之同類則有伐
 邑之譏攻其勝已同人之九三 ☲☲ 是也加之同類
 晉之上九 ☲☳ 是也此九三之戎所以不興而上九之
 道所以未光也必欲攻非勝已伐非同類時可則行
 道違則止莫如豫之順而謙之光乎此豫之卦 ☷☱
 所以首言利用行師而謙之五 ☶☶ 所以獨言利用
 侵伐也案謙之為象有坤而无離有德而无威適足
 以合衆未足以加兵而乃驟以侵伐言之又不止言
 伐且以侵人則知謙順之至无所施而不可也然謙

以一陽承於上卦之下其勢未足故必得五然後利也豫以一陽為主而據於下卦之上其勢有餘故不待五然後利也順以為威則逆者可除謙以為德則暴者可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者順之謂也不敢為主而為客者謙之謂也以謙順行師則非佳兵之謂也為人君者將用師行伐而每以謙順行之何所往而不利哉

辨聖篇第七

象有淺深言有同異不大過人焉足為貴故六十四變成於自然者天也見其象而配之名使各當焉者聖人也因其名之當而不復擬議焉者天下後世也

然不擬議則无以見聖人不見聖人則无以盡易蓋易之道无窮一物之中或有數象則聖人舉其大而略其小一象之中或兼數用則聖人捨其近而取其遠常人之情安於近小驟而見易則不能无疑安於疑而不加之擬議則不能見其遠者大者終於疑聖人而已是故曰乾而乾曰坤而坤未可也必曰如之何而為乾如之何而為坤反覆思之乾不得不謂之乾坤不得不謂之坤然後可又推而廣之水在天上何以為需在地何以為比曰需如此曰訟如何曰比如此曰師如何在坎者如此在離者如何反覆思之既无不宜然後知其以佃以漁取諸離也而離之卦

四百五十三
未嘗言此所象者繼明照四方而已重門擊柝取諸
豫也而豫之卦未嘗言此所象者作樂崇德薦之上
帝而已凡如此類豈非舉其大而略其小乎長男長
女交謂之益 益 益 不交謂之恒 恒 恒 少男少女交謂
之咸 咸 咸 不交謂之損 損 損 聖人於咸恒則明夫婦
以順男女之情於損益則違男女之情以明天下之
理凡如此類豈非捨其近而取其遠乎如使離豫之
卦止取佃漁擊柝損益之卦併象男女情實聖人之
意何其近且小也故不推咸恒則不知損益之卦本
於男女之情也不觀繫辭則不知十有三卦之中別
有所取法也又不止此如地中之木 木 木 可謂卑矣

乃不謂之卑而謂之升則明其勢當升也澤上之水
升 升 可謂盈矣乃不謂之盈而謂之節則明其理當
節也至於頤養之時可以飲食宴樂矣乃曰謹言語
節飲食而於需言飲食宴樂萃聚之時可以享帝立
廟矣乃曰除戎器戒不虞而於渙言享帝立廟如此
豈不遠於常人之情乎以至哀多益寡所以為益乃
不施於益而施於謙思患豫防所以為豫乃不言於
豫而言於既濟厚下安宅非取剝之義而以救剝之
弊也非禮勿履非象壯之強而以免壯之殃也自常
人觀之則如彼自聖人觀之則如此宜其安於近小
者以為非而達於遠大者以為宜也既推乎此又推

乎彼以至无所不議无所不擬然後知卦无妄設辭
无妄飾既見聖人乃可盡易



辨内外篇第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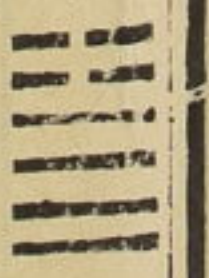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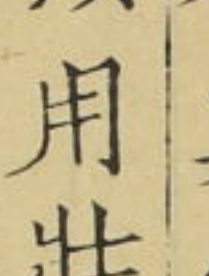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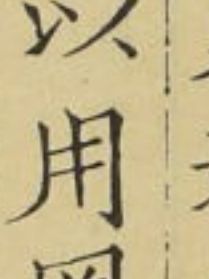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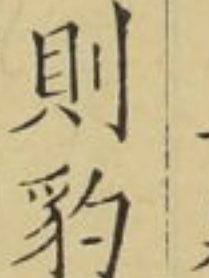
卦有内外位有上下上下内外正相反也以上為貴則
外可置以內為主則下可廢聖人於否泰則明内外
於損益則明上下蓋隨事制宜不可以為例也如執
一而已則損之為卦 ䷗ 乃損內而益外是損一家
而益一國也可謂益矣而何以為損否之為卦 ䷋
乃三陽在上而三陰在下是君子舉進而小人舉退
也可謂泰矣而何以為否是故上下之理窮於否泰
内外之義廢於損益二陽在下而足以有臨者 ䷒

得於內也四陰在內而未免於觀者 ䷓ 失於下也
陽在下則以内外為言陰在內則以上下為證此則
聖人之微旨貴陽而賤陰進君子而抑小人不可以
常理論也然而內卦卑而親家之道也外卦踈而尊
國之道也如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豈非以家故
乎大觀在上下觀而化豈非以國故乎近於家者以
內為主近於國者以上為貴如顯比 ䷇ 王用三驅
如知臨 ䷒ 大君之宜渙 ䷺ 汗其大號之辭皆見
於五是近於國而以上為貴也如包蒙 ䷄ 吉納婦
吉幹母之蠱 ䷑ 同人 ䷌ 于宗之辭皆見於二是
近於家而以內為主也夫内外信主於家矣而家人

之九五曰王假有家則是家中之國也上下信主於國矣而觀之六二曰闚觀利女貞則是國中之家也此又內外不言之辨可以意解而不可以例求者也

辨吉凶篇第九

位无常吉爻无常凶吉凶禍福唯人之從是故風折勁而朽者飄火焚堅而薄者銷均冒冰霜而獨无凜容者氣偏勝也同震雷霆而獨无懼色者志偏定也魚樂餌以出重泉鳳覽輝而翔九天狐狸之可畏則以猛虎之假威黃口之不得則以大雀之相隨由是觀之吉凶禍福豈有常哉且遯  之上九為遯一也而君子則吉小人則凶剝  之上九為剝一也而

君子則得與小人則剝廬以至壯  之三革  之上  以用壯  以用罔  一則豹變  一則革面是君子小人於禍福之際未嘗不分也夫利莫大於遯而小人居之輒牽於所愛而不能遠去是遯有不足以全身也害莫大於剝而君子居之雖過中失位猶能雍容在上是剝亦可以芘民也利害之分莫大於遯剝而君子小人所處之異乃至於此況其小者哉且三陽方長而用以為罔亦足以知其善見幾也變道已成而乃始革面亦足以知其无能為也以至小人包承而為吉有解而後退滅趾而後誠雖欲无凶其可得乎君子勞謙而有終困而不失其所大過獨立

而不懼雖欲无吉其可得乎是故君子所嚮小人所
違君子所成小人所虧君子之所畏小人之所欺君
子之所樂小人之所悲也

易璇璣中卷

後學 成德 校訂

易璇璣下卷

環溪先生吳沆

通卦篇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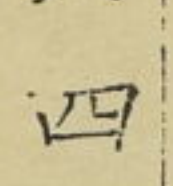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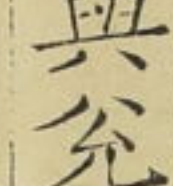
卦不可一象不可必隨其所取意義橫出是故或取
諸物或取諸身或關諸教化或因其自然或明陰陽
之消長或究勢位之屈伸如木上有火謂之鼎木上
有水謂之井此取諸物而名之者也上止下動謂之
頤頤中有物謂之噬嗑此取諸身而名之者如損
上益下謂之益損下益上謂之損此關諸教化而名
之者也少男少女相感謂之咸長男長女相處謂之
恒此因其自然而名之者也五陰盛而剝君子五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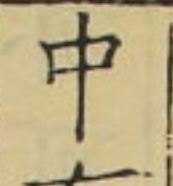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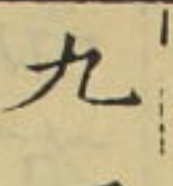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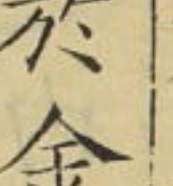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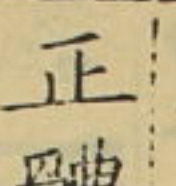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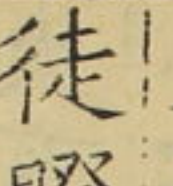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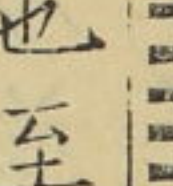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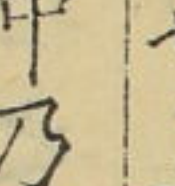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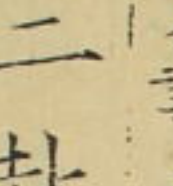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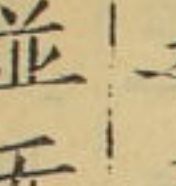


進而決小人此豈非陰陽消長為然乎四陰在下其
 勢浸盛而未免於觀者陽得位也二陽在內其徒未
 勝而驟足有臨者陰失勢也此豈非勢位屈伸為然
 乎卦象如此豈可執一而必哉是故柔得位而上下
 應之則不必風天然後為小畜女正位乎內男正位
 乎外則不必風火然後為家人剛失位而不中為小
 者所過則山上有雷有不足疑也說以動所歸者妹
 則澤上有雷有不足泥也如其執一而必則風行天
 上不過通達而已而何以為小畜風自火出不過煽
 赫而已而何以為家人雷在乎山或在乎澤不過退
 處休息而已而何以為小過何以為歸妹以至未上

有火謂之鼎孰若金下有火之為近乎木上有水謂
 之井孰若地中有水之為近乎山雷之狀與頤頤既
 遠火雷之象與噬嗑亦殊且先雷後風與先風後雷
 同於摧物爾而曰恒曰益何自而分山上有澤與山
 下有澤同於養物爾而為咸為損何由而辨澤在於
 天不妨施而為膏雨也而何夬之有山在於地不妨
 安而為磐石也而何剝之云風行地上借曰可觀孰
 若日之昭昭乎澤上有地借曰能臨孰若天之高高
 乎如是而求易不幾於病哉是故求易之義期乎通
 而已如澤火之革固不必澤中真有火也雨將降而
 晴止之是亦革也澤雷之隨固不必澤中真有雷也

雷先動雨繼之是亦隨也如履虎尾是行履之履也
而以辨上下定民志則又為禮法之禮雷出地奮豫
悅豫之豫也而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則又為豫備之
豫以至大過小過皆過失之過也而序卦云有過物
者必濟則又為過人之過夫過人之過與過失之過
相去遠矣聖人猶且通之而況於他乎

通象篇第二

象有幾有正體有互體有直指一爻之義存乎通而
已矣如屯之六四  乘馬班如夬之九四  牽
羊悔亡如歸妹之上六  剝羊无血此皆正體正
應之中有震與兌者也如賁之六四  白馬翰如

大畜之九三  良馬逐明夷之二  渙之初 
用拯馬壯吉大壯之三  羝羊觸藩此則互體之
中有震與兌者也如師之六三  師或輿尸困之
九四  困於金車未濟之九二  曳其輪此皆
正體正應之中有坎者也如賁之初九  舍車而
徒睽之上九  載鬼一車六三見輿曳此則互體
之中有坎者也至於離為龜而損  益  二卦言
龜而正互體中乃並無離艮為虎而履  革 
二卦言虎而正互體中乃並無艮姤之初  大畜
之五  或羸豕躡躅或繫豕之牙而正互體中乃
並無一坎遯之二  无妄之二  大畜之四 

或用黃牛或係之牛或童牛之牯而正互體中乃絕
 元一坤此則直指一爻之義而遂取之也至於坤內
 順而為牛坎中堅而為車巽為風木象舟之行而利
 於涉川此亦理之常也而睽 ䷥ 革 ䷰ 旅 ䷷ 既
 濟 ䷾ 言牛乃並無坤而有離大有 ䷍ 大壯 ䷡
 大畜 ䷙ 小畜 ䷈ 言車輿乃並無坎而有乾需 ䷄
 訟 ䷅ 同人 ䷌ 大畜 ䷙ 言利涉大川乃並無木
 而有天是離之內順亦可以比坤而為牛乾之中堅
 亦可以比坎而為車天之不陷亦可以比風木而為
 涉川矣若乃飛動如乾則非龍有不足以象之也危
 懼如履則非虎有不足以象之也其來有序期以日

月如漸之進則非鴻有不足以象之也剛狠如大壯
 迤迴如屯則非觸藩乘馬有不足以象之也歷觀諸
 卦取象大抵不一唯此五卦各指一物首尾言之少
 至三四多至五六蓋非此不足以盡之也是故在壯
 而言羊則不必皆有兌也在屯而言馬則不必皆有震
 也居履之時危懼如此雖无艮體亦不害其為虎也
 所以成大體者如此則其小者可略而勿問也

通交篇第三

卦設六位分陰分陽爻之所處禍福无常陰陽皆得
 其位謂之既濟 ䷾ 剛柔皆失其所謂之未濟 ䷿
 是其勢有不可亂也純陽處陰則厥德彌光純陰處

陽則其美含章是其理有不可偏也當其大壯之世不可以陽而居陽當其履道之際不可以剛而處剛是其時有不可同也至於一陽為主五陰皆隨无有剛柔内外咸宜在五為比 ䷇ 在二為師 ䷆ 在三則獲謙光之吉 ䷎ 在四則當豫順之時 ䷏ 下至初復 ䷗ 亦朋來而无疑豈非陽德有餘而剛柔之位皆不足以累之邪至於一陰為主五剛難馴居中得位則高可大有 ䷍ 下可同人 ䷌ 在三失位而履 ䷉ 不以謙 ䷎ 則見虎尾之噬在四得位而力不能畜 ䷈ 則不雨而徒雲下至初姤 ䷫ 亦若羸豕躁恣未免躡躅之頓豈非陰德不足而剛柔之位

皆足以累之邪且以初爻為主則姤之巽入不若復之震以動也以二爻為主則同人于宗不若師之承天寵也皆稱得位則謙以盈而畜以虧皆稱失位則豫以悅而履以危夫以獨陰獨陽皆足以為一卦之主而獨陰之卦每不若獨陽是陰力弱而陽力強陰德衰而陽德暢也故知君子所履无不吉小人所履无不失君子失位亦足成小人得位亦足傾

通辭篇第四

一彖之辭有爻有位一卦之辭有象有體所以異同陰陽而已一三二四位之陰陽也初九六二爻之陰陽也坎男離女震長兌少象之陰陽也三才既設內

四五四
外既分上卦為天下卦為地體之陰陽也以卦之陰陽參乎體之陰陽以爻之陰陽參乎位之陰陽又以爻位之陰陽參乎體象之陰陽此變之所以無窮而辭之所以不同歟如乾之初九 ☰ 爻位俱陽而曰潛龍勿用者其體陰也坤之六三 ☷ 爻體俱陰而有含章之美者其位陽也小畜上九 ☶ 九為陽爻而曰婦正厲月幾望者其象陰也家人外巽 ☴ 巽為長女而曰男正位乎外者其爻陽也變有時而窮爻位體象有時而同則辭有時而通矣是故否 ☷ 泰 ☰ 之初皆以乾坤相交舉一而二三從則皆謂之拔茅茹倒益之二 ☶ 為損之五 ☱ 同為受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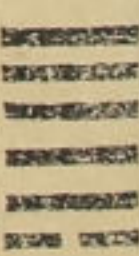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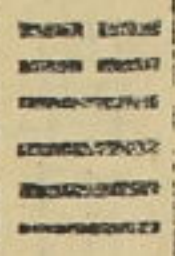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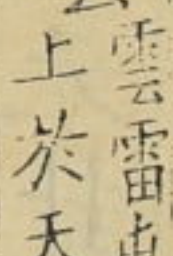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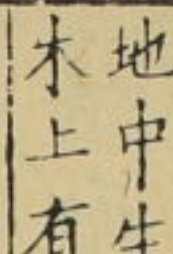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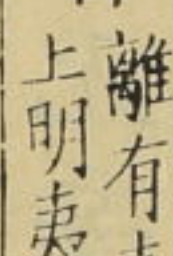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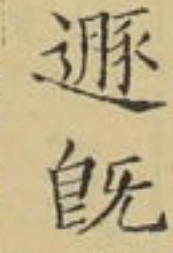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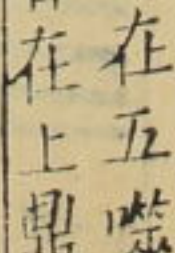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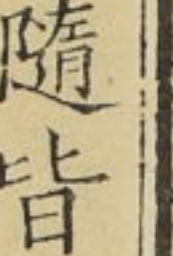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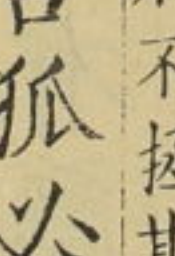
之主皆以一陽自外而來則皆謂之或益之十朋之龜倒既濟之三 ☵ 為未濟之四 ☲ 皆以陽明而伐陰險則皆謂之伐鬼方泰 ☰ 與歸妹 ☵ 皆以六五之尊而下配九二則皆謂之帝乙歸妹同之中又有異焉則其辭亦必且同而異故泰之初則曰以其彙征吉主於陽而言也在否之初則曰以其彙貞吉主於陰而言也陽貴動而陰貴靜也在損之五曰弗克違元吉而不曰正爻陰位陽且在上也有不待正而吉矣在益之二則曰弗克違正吉而不曰元爻位俱陰且在下也儻不能正則不吉矣既濟之三以陽居陽又履文明之極有尊高之象故曰高宗伐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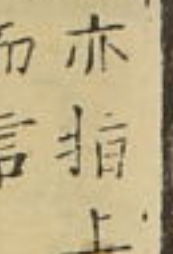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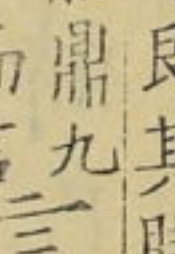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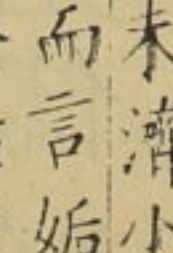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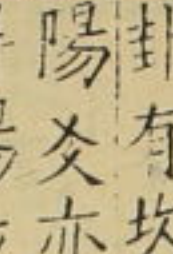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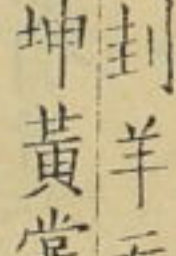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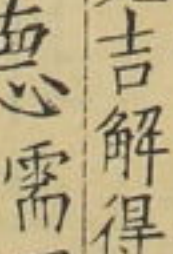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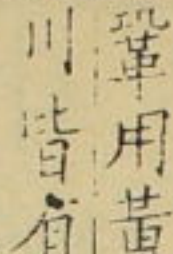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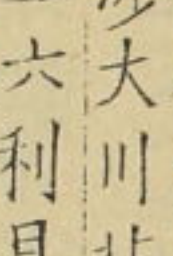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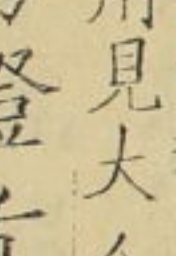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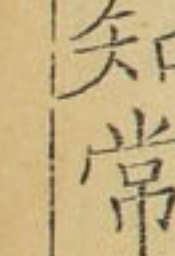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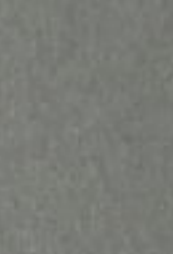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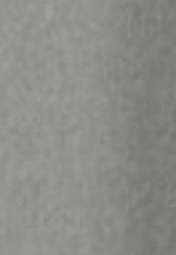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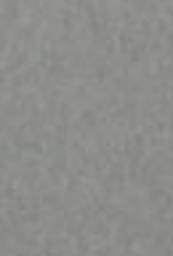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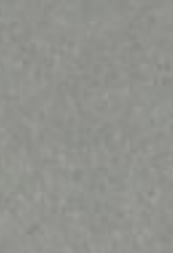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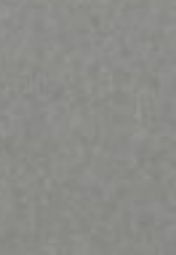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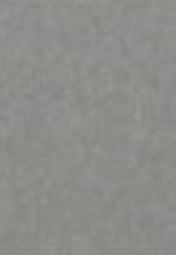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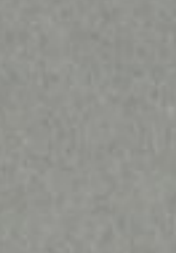

方未濟之四以陽居陰又近於五有威權之象故曰震用伐鬼方事在君故曰小人勿用事在臣故曰有賞于大國其勢皆久故皆曰三年如泰之六五所以下配者福九二也故曰以祉元吉歸妹之女利在少者故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此同之中又有異焉者也若乃躡乾之尾而謂之履虎則履之三四^{☱☵}有不得不同辭也礙於一陽而謂之觸藩則壯^{☳☶}之三上^{☳☶}有不得不同辭也言不富以其鄰者二而皆在於坤^{泰六四謙六五}豈非陰性至虛而易從也歟言有孚孳如者二而皆在於巽^{小畜九五中孚九}豈非風勢无常而易牽也歟如履^{☱☵}歸妹^{☱☵}之下而皆

言眇跛者兌為毀折故也中孚^{☱☵}小畜^{☱☵}之上而皆言月幾望者巽為長女故也以至剛中而應大亨以正者臨无妄之所同而曰天之道曰天之命則臨无妄之所以異也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者睽鼎之所同而曰小事吉曰是以元亨則睽鼎之所以異也臨无妄睽鼎之同之異无卦而不有者也是故以同觀同見易之宗以異觀異見易之理同異異同盡易之體

通證篇第五

辭无通則不足以該萬化之功象无證則不足以立一物之性是故不同之同所以為通一定之定乃以

為證乾之卦既取象於龍矣而說卦則又以震為龍
坤之卦既取象於馬矣而說卦則又以乾為馬豕者
坎之屬也羸豕躡躅乃見於姤之初六  是巽亦
可以為豕矣羊者兌之屬也羝羊觸藩乃見於大壯
之上六  是震亦可以為羊矣以至坎之為水一
也及居雷天之上則水又為雲  豈非在天成
象故乎巽之為風一也及居地水之下則風又為木
地中生木井  豈非在地成形故乎此以不同為通者也至
於高者為首  離有嘉折首既濟濡其首皆在
上明夷九三得其大首亦指上  下者為趾  賈其趾壯于
其趾壯于前趾噬嗑  履校減趾皆在初  晉姤之上皆謂之角遯既濟未濟之初
皆謂之尾言輔言耳皆在上爻  艮其輔黃耳皆在五噬嗑何
校減耳咸其輔皆在上鼎耳革

亦指上  曰腓曰隨皆居下體  咸其腓執其隨在二與三
而言  言雉必
有離  旅六五射雉一矢正卦有離鼎九
三雉膏不食應卦中有離指上而言  言狐必有坎  解九二田獲三
濟皆下  言金必剛  噬嗑九四得金矢蒙六三見金夫指上九而言姤初六
卦有坎  繫于金柅指九四而言唯鼎噬嗑六五言金鉉黃金非
陽爻亦  言血必陰  坤其血玄黃屯泣血漣如皆上六需于血小畜有孚血
得陽位  去皆六四歸妹上六卦羊无血渙上九渙其血皆指六
三而  言冥必上  言黃必中  坤黃裳元吉噬嗑得黃金鼎黃耳
皆在上爻  利涉大川必有乾巽之德  需同人大
皆用黃牛之革指二而言  利見大人必有九五之君  乾訟蹇
川皆有乾蠱益渙中孚利涉大川  利見大人必有九五之君  萃巽利
皆有其唯頤上九利涉大川非  見大人皆有九五蹇上六利見大
人亦指五而言唯升用見大人非  少者三四多者八九若合符契
然則是一定為證者也然則觀易之道既欲其通又
欲其定通以盡其變定以立其常變而不窮者天之
道也常而不亂者地之德也知常知變然後可以見

象辭之則也

釋卦篇第六

重卦之說自古而疑爭求一當互起而非聖言具在
反覆而思之案繫辭云包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
卦以佃以漁蓋取諸離至神農時乃有益與噬嗑是
卦至神農而備矣宜其先儒以為神農重卦也又曰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
德之基謙德之柄如是累數九卦極言其德以明憂
患之故是此九卦皆自文王而有矣宜其先儒以為
文王重卦也若謂伏羲之時已有變卦則如上九卦
皆當有之矣是九卦者皆自伏羲而有則是上世作

易者之憂患也而何與於中古乎若謂文王始重卦
則不應神農時已有噬嗑與益直謂為噬嗑益見於
神農之時遂謂神農重卦則又淺者之見也先儒云
昔者聖人作易幽贊於神明而生著作者創造之謂
神農以後便為述脩不可謂作蓋欲引之以為伏羲
重卦案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乃指中古而言
是易於文王尚可言作而況神農以後哉又案神農
時已有益與噬嗑則言夏禹文王重卦者可不攻而
自破此亦未為通論何者易非難見之書史遷非寡
學之士當秦火之餘文字已滅者史遷尚能求之況
所未嘗焚卜筮之書乎借謂史遷於易未詳如揚雄

於易可謂詳矣而雄之言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
四雄豈无據而云哉此可以爲疑而未可以爲辯也
今言文王重卦者以孔子言神農重卦者亦以孔子
言伏羲重卦者又以孔子據後說則指前說爲僞案
前說則以後說爲非反覆求之不得其當則併於繫
辭而疑之謂諸儒不定故求決於孔子疑又甚則曰
是非孔子之言也如此將安據哉此重卦之說所以
未免於疑也然以理推之六十四變或自古而有而
六十四卦之名則自文王而始也蓋卜筮之書隨世
隨變其所起之法所占之辭代有不同其不得而異
者唯六十四變以成易爾亦猶三代所建子丑寅各

異其不得而異者唯十有二月以成歲爾是故周禮
大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
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考此則連山歸藏之卦自重
於三皇之時而周易之卦乃重於文王之世故其書
謂之周易理亦明也文王以前易道止於卜筮文王
而後始用之脩身治人爲國而易道始興於此則謂
易之興於中古可也謂履謙而下九卦作於憂患可
也謂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亦可謂伏羲神農時
即有變卦亦可至於六十四卦之名定於文王而神
農之時乃有益噬嗑等卦此則孔子因後世之名以
稱前世之實爾蓋不如是且不足以曉人故也如十

有三卦取象之說亦孔子以意逆志之辭直謂易中自有此象而上世聖人作器蓋取諸此爾非謂伏羲必案離卦然後為網罟神農必案益卦然後為耒耜也故其言每曰蓋取諸蓋者亦有未定之辭存焉如是庶幾孔子之言可以無疑諸儒之論可以交通而重卦之說可以粗定也

釋繫篇第七

繫爻之辭非聖固克睠睠仲尼美文王之德三復其言求之可得一介之疑誰能勿惑今案大繫之辭云易之興也其當商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此則文王繫辭蓋昭然矣至於

明夷之五乃曰箕子之明夷利貞則箕子之正乃見於商亡之後宜非文王之所得言則又不可謂之文王也上非文王下非孔子居其中而謂之聖人乃足以當之則捨周公其誰哉宜其先儒以為周公繫辭也然謂周公繫辭於文王既沒之後則商已亡周已興其辭安矣不可謂危管蔡流言雖足為憂患是亦周公之事也而安得謂文王與紂若謂危者指彖而言則孔子言爻未嘗及彖故曰繫辭焉而明吉凶是故謂之爻凡所引藉用白茅不出戶庭等語一皆爻辭故曰以言者尚其辭又曰繫辭焉而盡其言如以彖而已矣則多者不過數句少者三四字而止總六

十四卦係彖之辭不過六百有四十字大率每卦僅得十餘字領略如此何足以盡其言哉則謂之指彖又不可也是故謂文王繫辭則疑於爻謂周公繫辭則疑於繫此係爻之辭所謂未免於疑也然謂箕子明夷非文王之言則可若以一語可疑遂轉為周公則不可蓋古書傳久未有无疑歷觀詩書禮樂春秋咸有可疑何特於易易之可疑又不止此如无妄之二曰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而禮坊記所稱乃曰不耕獲不菑畲凶此其理甚相遠也若存禮則廢易存易則廢禮先儒於此略而不言則兩存之而已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若為文王一事不安

遂轉為周公使周公一事不安又將若之何且孔子固謂文王與紂之事而我乃易之以周公管蔡或者於理未安也况箕子之明夷劉向亦為芟滋之明夷則與芟陸夬夬困于葛藟同義安知先儒不以彖辭有箕子以之之言遂從而遷就之也至於王用亨于岐山王用亨于西山乃與王用三驅王用亨于帝同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乃與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坤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同皆泛然言之假設取象豈可執以為實哉若謂岐山西山為文王則三驅亨帝之事復何王哉若謂東鄰殺牛指紂而言則不利東北東北喪朋復指誰而言乎蓋卦中有坤則象南

有兌則象西而隨之兌見於正卦☱☱故上六言西山并之兌見於互體☱☱故六四言岐山岐者西之一山而小於西者也事小則稱公事大則稱王謂之王者皆亨於此也何必文王哉夫鄰者異類相親之謂也既濟☵☲上卦有坎坎正北而鄰於西故為西鄰下卦有離離正南而鄰於東故為東鄰離為牛坎主酒食離之得二不若坎之得五是以云爾豈謂紂居東而文王居西乎若此者皆諸儒牽合之論而不足以致疑也

存互體篇第八

互卦有體聖人所擬迥出常言怪誕險詭舍之則事

事違悞求之則物物合理是可以兼存而未可以獨廢也如賁之卦☶☱六爻而五取其象是故去賁之初則有坎坎為車而初在下弗及乘之有徒步之象故曰舍車而徒自三至上有頤體而二承其下有須之象故曰賁其須三以一陽而廁於二陰之間正居坎體有濡濕之象故曰賁如濡如自三至五有震體而四在其中有乘馬之象故曰白馬翰如自四至上有艮體艮為山而五在其中有丘園之象故曰賁于丘園此一卦而五取其象者也如困之九二☱☵朱紱方來九五困于赤紱或言朱或言赤則以二五之間同有離體故也睽之六三☱☲見輿曳上九載鬼

四百五十三
洪甫
一車或言輿或言車則以三上之中同有坎體故也
既濟之坎 ☵ 見於二四而初曳其後則初之辭曰
曳其輪未濟之坎 ☵ 見於三五而二曳其後則二
之辭曰曳其輪渙之初六 ☵ 而言用拯馬壯吉者
自初而上有震體故也明夷於六二 ☵ 而言用拯
馬壯吉者自二而上有震體故也言困于赤紱又曰
剝則離為赤且象形故也言載鬼一車又曰見豕
負塗則坎為車且象豕故也如艮之三 ☶ 明夷之
四 ☶ 厲薰心獲明夷之心豈非皆有坎體故乎如
震之初 ☳ 艮之五 ☶ 曰笑言啞啞曰言有序豈
非皆有離體故乎以至水在火上謂之既濟 ☵ 乃

不特一坎在上而已凡互體之坎舉在離之上也火
在水上謂之未濟 ☲ 乃不特一離在上而已凡互
體之離舉在坎之上也卦每如此然則互體之說雖
不可泥亦不可廢矣

廣演篇第九

天高而清地厚以寧无大不覆无小不成天地之德
非言可形地取其勢天取其行曰順曰健於焉定名
健者所以成乾也順者所以承天也君臣之道略可
以宣也一陽來復則唯恐其遲一陰方遇則深惡乎
卑謙以退處而安履以冒進而危大畜以陽止陽也
小畜以柔制剛也損益之道與時偕行是不可常也

知臨大君之宜也包承小人之吉也常其德婦人之正也幹母之蠱難於幹其父也同人于宗不若同于門也觀頤所以凶也鳴豫所以窮也黃離得剛柔之中也白賁崇儉約之風也屯其膏有所係也震遂泥不知止也苦節不可正而肥遯无不利也中孚所以與剛也大壯所以惡陽也閑有家悔是以亡也蹇難而求其易解緩而欲其速也井喜脩而鼎懼覆也明夷于飛而後難可避也晉其角不若艮其趾也无妄剛為之主也小過陰越其度也萃有位失其所據也升虛邑行其所无事也需于血陰傷於陽也噬腊肉柔困于剛也豐其屋蔀其家止足以自藏也作事謀

始作訟可无也以虛受人則咸有餘也童蒙之吉守之以愚也比獨陽在上而為之主也師一剛在下而有與也三錫三驅限二五以為之數也拔茅征吉志在外也大有初九无交害也大過有應則吝也困有言而不信也巽利武人勉其進也鴻漸於干言福之有基也剥牀以足言禍之有胎也渙散則吉旅處則吝也觀國之光二君子之足美也揚于王庭一小人之足畏也隨長男之所喜也歸妹少女之不得已也革既濟相類而非也睽未濟相似而疑也兌之澤也有定而坎之水则无不之也

易璇璣下卷

後學

成德

校訂

周易義海撮要序

宋熙寧間蜀人房審權集漢鄭康成以下至王介甫易說凡
 百家擇取專明人事者編為百卷曰周易義海至紹興中江
 都李衡刪其重疊冗瑣又益以伊川東坡漢上易傳為撮要
 十卷而以羣儒雜論附焉自漢以來說經者惟易義最多隋
 經籍志凡六十九部唐志增至八十八部宋志則二百一十
 三部然今之傳者蓋罕矣唐李鼎祚合三十五家易說為集
 解遺文隆簡藉之得見指歸而義海一編克能表章百家之
 說惜乎全書之不可復覩也衡字彥平宣和末入辟雍乾道
 中官秘閣脩撰尋除侍御史改起居郎時張說以外戚為節
 度使給事中莫濟不書勅翰林周必大不草制衡與右正言
 王希呂相繼論奏同時去國士子為四賢詩以紀之其後徙
 崑山聚書萬卷號所居曰樂菴其為學以論語為本蓋有得

於洛人趙孝孫之說孝孫之父受業於伊川者也李氏集解
 一刻于明宗正灌甫再刻於海鹽胡氏三刻於常熟毛氏而
 是編未有刊行者乃勘其舛誤而鏤諸版
 康熙丁巳納蘭成德容若序

周易義海撮要序

易義海熙寧間蜀人房審權所編房謂自漢至今專門學
 不啻千百家或泥陰陽或拘象數或推之於互體或失之
 於虛无今於千百家內斥去雜學異說摘取專明人事羽
 翼吾道者僅百家編為一集仍以正義冠之端首釐為百
 卷目之曰周易義海或諸家說有同異理相疑惑者復援
 父師之訓朋友之論輒加評議附之篇末衡得是書而讀
 之其間尚有意義重疊文辭冗瑣者載加刪削而益之以
 伊川東坡漢上之說庶學者便於觀覽云紹興庚辰十一
 月辛巳江都李衡彥平遂安雙清堂書

昭素 諸嗣或躍以進其德在淵以守其位是進其德而不進其位 胡躍而不惕者既進而不復反退則入於禍故教之躍所以異於五者猶有疑也 坡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不行不躍而在乎天非飛而何 王 此武王克紂正位之爻也聖功既就萬物皆覩故曰利見大人 于 雖有聖人之位必得大才大德之人輔佐若堯得舜舜得禹皋陶以成天下之治也 胡 堯舜得位之大人能明目達聰舉八元八凱任九二之大人也 勾微

上九亢龍有悔

亢陽至大而極盛如聖人居天位久而亢極未至大凶但有悔吝鄭引堯之末年四凶在朝是以有悔未大凶也 孔 聖人之德无亢年有亢耳聖人之道无悔身有盛有長有

耄耳上九是年齒衰耗精神倦怠之時不能自反而求代

已必有悔 胡 亢之為義非謂久與老而不退之謂也苟新

君少主庸暗縱溢怙貴而盈恃富而驕倚安忘危專恣侈

滿 棄萬機侮慢百官此亦亢也 不 亢極驕盈之君凡動多

為不道之事皆悔過也太康失邦有三風十愆之類是也

昭 若漢之孝武唐之元宗是過而亢亢而悔之也 胡且自

古人君享國久長而志不驕恣道德政化終始无虧不可

謂之亢商之高宗是也 房 武功既成在止戈 于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能用天德則見羣龍之義羣龍之義以无首為吉也 王 見

衆聖人无自尊之意則可以統御羣才矣 陸 九六陰陽之

變下見衆陽不自為首如堯咨四嶽揚側陋以禪舜是也

介 先儒謂諸爻之龍皆賢人之象君能謙下納用則能見

而為輔上九亢龍是不能用之者故因以為戒代淵天極

高不能下交於地豈能行四時生萬物君極尊不卑接於

人豈能懷萬國御百官乾君道不可亢極必自下故言用

九坤臣道臣不可入邪佞必自立故言用六石九者君也

乾元用九之道見陽明之羣臣在乎謙退不自尊大則吉

也此用亢龍之悔特設此一段以為戒也房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

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

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彖者斷也斷定一卦之義 陽氣昊大始生萬物以其

至健總統有形此乾元之德雲氣流行雨澤施布品物之

類流布成形各得亨通大明乎萬物始終之道始則潛伏

終則飛躍故六爻之位依時而成總括乾卦之德也乾之

為德依時乘駕六爻之陽氣以控御天體此申明乃統天

之義上文以至健元始總明乾德故云乃統天此明乘駕

六龍各分其事故云乃御天乾德无形自然而改此申明

資始之義性者天生之質剛柔遲速之別命者人所稟受

貴賤壽夭之屬保合太和乃利貞此二句釋利貞純陽剛

暴无和順則物不得其利又失其正以能保安合會太和

之道乃能利貞言萬物得利而正也聖人為君在眾物之

上最尊高以顯首出於眾物之上各置君長以領萬國故

國皆寧也孔萬物資始者謂分為六十四卦皆受始於乾

也策取始於乾猶萬物之生本於天大明終始者乾起坎

終於離坤起離終於坎坎離者乾坤之象而陰陽之府也

故曰大明終始也荀爽大明日也六位天地四時也六爻

效彼而作也大明以晝夜為始終六位以相揭為時乘言

乾乘六氣而陶冶變化運四時而統御天地侯果乾者剛陽至健之氣元者始生長養之德言天以一元之氣生成萬物而无有限極故曰大哉然坤則至哉者蓋天氣降於地為萬物之始地承天之氣以育成萬物故曰至哉資者取也言乾以一元之氣發育施生故萬種之物資而為始坤則待天氣之降然後能生萬物故乾言資始坤言資生胡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此大象也孔子作大象之辭以明一卦之用萬物之體自然有形象聖人設卦以寫萬物之象夫子釋此卦所象故曰象彖詳而象略象在彖後所以過半之義在彖而不在象孔彖累聖相承之意大象孔子獨出之事薛溫其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之形望之其色蒼然南樞入地下

三十六度北樞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此天之形也言其用則一晝一夜之間凡行九十餘萬里夫人一呼一吸謂之一息一息之間天已行八十餘里人之一晝夜有一萬三千餘息是故一晝一夜而天行九十餘萬里則天之健用可知自古及今未嘗有豪釐之過亦未嘗有豪釐之不及蓋乾以至健至正而然也胡諸卦並稱君子若卦體之義惟稱於天子不兼包在下者則稱先王稱后者兼諸侯而言也孔言君子通之於賢也凡勉強以進德不必須在位也故堯一日萬幾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尼終夜不寢顏子欲罷不能自此已下莫敢淫心捨力故曰自強不息于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小象也夫子釋六爻之辭經言龍而象言陽明經之稱龍則陽氣也一爻舉自然之象五爻言人事互相通也孔卦辭下不加象曰尊君也房反謂進反在上處下卦之上能不驕逸是反能合道也覆謂從上倒覆而下居上卦之下不能憂懼是覆能合道也雖有聖人之德而无聖人之位不能營造事業故云德施普也朱量可而進適其時則无咎伊九五動九二大人應而往造之利見大人也朱首者事之倡也故聖人之治天下有以誅亂去惡也應之而已非其倡也則天下皆觀聖人用九之无首也子夏周公加用六用九之爻以著君臣之戒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釋二卦之經文孔依文而言其理劉文布乾坤之大德

莊氏天生體性生養萬物善之大者莫善施行元為施生之宗天能通暢萬物使嘉美會聚利益萬物使各得其宜而和同以中正之氣成就萬物使皆得幹濟莊君子以自強不息行此四者故首不論乾而下元亨利貞石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此以下言乾之用九之道伊子曰非孔子自稱卜商加之句確乎其不可拔者身雖逐物推移潛隱避世心志守道確乎堅實其不可拔正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

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九二居中不偏未若九五居尊得位故但言龍德孔未得

位而上同乎五故曰君德牧言行謹信造次必於是也德

博而化正已而物正也伊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

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

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

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立德而智能及之知至而能至之者也立功而仁能守之

知終而能終之者也惟幾成務義存守成太公周公之術

之道盡矣敬忠信行也修辭言也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

之舜禹湯武是也非常義也故曰可與幾也知此位可終

則終之伊周文王是也可與存君臣之大義也俞甫三居

下之上君德已著惟進德修業而已內積忠信所以進德

擇言篤志所以居業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

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知終終

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也守之在後故可與存

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君子之學如

是故知處上下之道而无驕憂不懈而知懼雖在危地而

无咎伊乾進退之決在三故可往而往其幾可止而止其

義坡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

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上下據位進退據爻孔九四以儲位言之則若夏禹之啓

漢高之惠居伯益趙王之際務德修業欲及時既不回邪

又不離羣類乃得无咎劉緯或上或下非苟為邪佞或進

或退非苟離羣類故進其德以副上之望修其業以絕上之疑是將欲及時以行道也上與進是或躍之義下與退是在淵之義胡在淵謂躍就所安伊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聖人作而萬物覩此正釋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之義孔聖人在上君子小人各得其親而從其類子夏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上非位故曰无位六爻无陰故曰无民賢人雖在下位不為之輔助孔上九不得九五天之中故曰无位下陽皆歸五故曰无民二非已應故曰无輔介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

舍謂通舍孔仲尼有聖人之德而无其位為世所棄舍胡見龍在田時可止也舍止也朱隨時而止伊

終日乾乾行事也

進德修業伊行知至知終之事孔

或躍在淵自試也

或躍以進其道行其德子夏隨時自用伊

飛龍在天上治也

治在一人子夏得位而行上之治也伊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窮極而災至也伊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上下皆治子夏九陽德也天所以專用陽德欲人君專用正

道以治天下天下莫不治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建子之月陽氣潛於地下胡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龍德見於地上天下見其文明而化之伊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隨時而進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九四離人位而居天位石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高明而周也子夏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時既極則處時者亦極伊君子能與時俱退也牧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能用剛陽之德乃見天之法則胡知中道乃固然之理非

人為也朱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既始則亨不亨則息乾之性情非利貞其能不息乎伊

利貞者性情也

利貞之德正其性而和其情也夫保合萬物之情至于大

和者利也各正萬物之性不入于邪者正也彖云乾道變

化各正性命是也亨嘉茂暢者情也此情非邪亂之情乃

萬物得其和之後會亨暢達之情草木自有草木之情茂

盛繁植皆其情也蟲鳥自有蟲鳥之情皆其情也

非謂感動之情得其所之情也石以施利化萬物之性以

純一正萬物之情于萬物既生而繁盛則必漸成之故利

於秋貞於冬當秋之時則萬物和漸而成至於冬則幹了
 而无不獲其正性言之人事則聖人能生成天下人物使
 皆獲其利而不失其正者蓋能性其情也胡言天能利益
 萬物使各得其宜而不失其正由剛健不失中和故也性
 為本體情為應用必常以性照禦於情使用不離體體不
 離用是謂性其情代利貞者乾之性情猶言資質也動而
 生物利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息貞也朱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无所不利非可指名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此正論乾德不兼通元純陽其性剛強其行勁健中謂二
 與五正謂五與三六爻俱陽是純粹也純粹不雜是精靈
 故曰純粹精也孔六者精極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發越揮散旁通萬物之情孔乾六爻發揮變動旁通於坤
 坤來入乾以成六十四卦故曰旁通情也陸績乾之六爻
 或潛或見或躍或飛而跡皆不同故發越揮散可以見聖
 人出處進退之情也胡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

乘六爻之時以當天運則天之功著矣伊

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陰陽溥暢天下和平之道伊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
 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未成未著也伊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

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學非今之所謂文學經籍所學者治國治天下學于古學于師堯舜稽古是也石以臣位行君道用中而時莫之測淵微之至也聖師由是稱易以明之集聖人在下雖已顯而未得位則進德修業而已學聚問辯進德也寬居仁行修業也君德已著利見大人以行之耳進居其位者舜禹也進行其道者伊傅也伊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三四俱言重剛不中恐其義同故先言爻位并重剛不中之事初上无位故稱言其餘四爻有位故不稱言孔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九四上近於天下遠於地非人所處故特云中不在人上下无定故心惑之也孔上不在天非九五之君下不在田非九二之臣正當大人之位上有一人之奉下有百官萬民之責故當因時而惕中不在人正得諸君之位則進退上下皆有疑進而上者德也退而下者守位也胡中不在人出人上也伊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合德謂覆載合明謂照臨合序謂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合吉凶若福善禍淫是也尊而遠者尚不違況小而近者乎莊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進退據心存亡據身得喪據位不言得喪舉重而略輕也

坤上坤下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乾之所利利於萬事為貞坤當以柔順為貞與乾異牝對牝為柔馬對龍為順不言牛而言馬牛不能行地无疆无以見廣生之德君子有攸往者以著以其柔順利貞故君子利有所往人懷陰柔之行又向陰柔之所是純陰柔弱故非吉以柔順之道往詒於陽是喪失陰朋是得安靜貞正之吉孔坤臣陰以陽為主當後而順之則利故曰後得主利主利者守也當以先迷後得為句陸介甫亦以為句 巽離坤兌陰之朋乾坎艮震陽之朋龍昌斯陰離其類乃能獲其安也居安而能守其正則吉矣牧君子未仕

之時必得明師賢友以相切磋故伐木詩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也是言人必得朋類而事業可成也與師友講成道德及其業已就其性已明務行其道而薦身於朝廷之間以求致君澤民之事是喪失其朋類者也安貞吉者地體安靜而守正若天氣降于地地則承而發生臣待君唱然後和之不妄有所動故得獲其吉也胡坤乾之對也四德同而貞體則異乾以剛固為貞坤則柔順而貞故取其象曰牝馬之貞 主利利萬物則主於坤伊至順而不貞則陷於邪先則迷惑失道後則順而得主此所以為利坡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

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至謂至極言地能生養至極與天同也初稟其氣謂之始
成形謂之生无疆有二義廣博長久包含弘厚光著盛大
故品類之物皆得亨通應地无疆是慶善之事孔乾氣至
坤萬物咨受以生九家龍則升騰翔于天馬則附著行于
地牧合无疆合於乾也應无疆地之无穷也行地无疆馬
之健行也非健何以配天未有乾行而坤止者也其動也
剛不害其為柔也伊坤之德合地之形應地之形胡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坤體直方不順孔乾始東南地形傾而順之牧勢者勢力
非謂形勢坤之字不專取順義天地之間持重載物其功
力无有厚於坤者君子法之故以厚德載物石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

冰也

陰之為道本於卑弱而後積著故取履霜以明其始陽之
為物非基於始以至於著故以出處明之以初為潛輔陰
之為道漸至於著以其柔順故也且陰雖柔順終反剛矣
象辭堅冰二字當為美文馴狎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
不利地道光也

居中得位生物不邪謂之直地體安靜是其方无物不載
是其大不假修營自然而生故不習无不利孔六二之動
者直方之德動而後可見也因物之性而生之是其直也成
物之形而不易是其方也介直方大者正直之道爰從至
靜中生之地有靜之理二者中正之象聖人以此理象令
君子效此而動自然有法則故象云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直方大孟子所謂至大至剛以直在坤體故以方易剛
二為坤之主不取五應不以君道處五也伊六二以直方
大之三德發動而生物无不得其宜胡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
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三處下卦之極不疑於陽待命乃發含美而可正有事而
從不敢為首順命而成輔臣之有善必稱其君故不敢主
其成功則能終此臣道陸畜德於內而時發於君不求自
顯禮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已斯其知之光也王逢成制也
終就也龍呂期人臣合畜章美之道若謀議未及而先發
之非其時而宣行之使天下之人但知臣之所為而不知
君之所命則失所以為臣之分也朱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六三以陰居陽位陽事猶在故云含章章即陽之美也六
四以陰處陰內无陽事當括結否閉之時惟施謹慎則可孔
四處多懼變化之際猶臣居高位權勢之間若盛而致譽
有逼上之嫌退而近咎則有敗事之累惟慎所出納使得
其正乃可立大德建大功也陸四以陰處陰是有其位而
不當用者復過坤之體是失臣下之節又不居陽故无含
章之美夫坤其動也闢應二之德其靜也翕應四之位翕
閉也是天地否閉之時賢人乃隱不可銜其才知也牧六
四是陰爻得位如小人之得位小人得位則與人為咎為
譽聖人戒之當安靜之世不可妄咎妄譽於人戒其作福
威也劉緯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黃中之色裳下之服垂黃裳以獲元吉非用武者也陰極

之盛不至疑陽以文在中美之至也嗣六五陽位而陰居
 之陽在內陰在外是藏其文章隱晦其明以守臣道而又
 居中體正不敢兢兢自處上不見疑遂獲元吉介黃而
 非裳則君也裳而非黃則臣耳非賢臣也六五陰之盛而
 有陽德焉故稱裳以明其臣稱黃以明其德夫文生於相
 錯若陰陽之專壹豈有文哉六五以陰而有陽故曰文在
 中也坡文者地道之美見於山川動植守中居下有地道
 之美而不過故曰文在中也朱五尊位也在它卦六居五
 或為文明或為柔順或為暗弱在坤則為居尊位臣居尊
 位昇菴是也婦居尊位女媧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
 也故有黃裳之戒而不盡言伊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陰盛不去占固陽所生之地故陽氣之龍與之交戰說卦

云戰於乾戰于卦外故曰于野孔陰不知極僭而制陽猶
 齊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龍夫所謂戰兩相勍敵之謂
 聖人曰戰蓋罪陽之失於防漸致无陽之嫌于野者又罪
 陰不能退避非所處之位盧穆上九陽之亢極不言陰戰
 之者所以抑臣僭也坤之上六陰之過極則與陽戰者所
 以警君防也言其微乎孫坦坤道已窮雖欲不戰不可得
 矣坡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不可純柔故利在長守貞正此永貞即坤卦下安貞吉是
 也大終以廣大而終也孔雖有權變終歸於正是周公始
 攝歸復子明辟之義于此終字與知終終之之義合處上
 六而能用六能以大終伊周是已介周公加用九用六之
 虛位欲明君臣進退之理以斷剛柔得失之性故孔子亦

周易卷之五

其

通志堂

從而贊之 句微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至柔至靜者坤之體動而剛方者坤之用方亦剛也以其不可易言之謂之方其體則坤用則隨乾 朱在事之後不

為物先陰之常理含養萬物而德化光大承奉於天相時而動不敢為物之先 孔當其生物也孰可禦之故曰動也

剛石動剛故應乾不違德方故生物有常 伊物非剛者能

剛惟柔者能剛畜而不發及其極也發之必決 坡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猶辯之不蚤辯也 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事勢之順 伊 順習陰惡之道 孔 唯順故能濟其剛如其不

順則辯之蚤矣 坡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身有敬義以接人人亦以敬義應之是德不孤也 孔 事至而決何習而後為故不疑其所行 子夏 直而不敬則傷於訐方正而不得宜則傷於悞也 胡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六三陽位下有伏陽坤陰卦也雖有伏陽含藏不顯以從王事要待乾命不敢自成也 荀爽 天地之間萬物燦然而

陳者皆陽麗於陰託之以為美者也陽盡則陰之惡畢見不能自美矣然陰雖有陽之美當含蓄之以從王事待時而發不有已也豈敢當其成功哉 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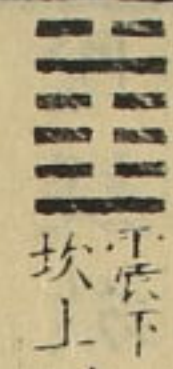
四百九十三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
謹也

四亦坤位六位皆屬坤而云天地變化者蓋聖人欲明否
泰之義故兼天地而言之也牧天地閉賢人隱者此駁正
六四之辭也六四苟祿竊位如括其囊无咎无譽內避行
事外言謹慎施之於人蘇模稜之類是也謹慎之中包含
姦偽可不察乎房括囊无咎非閉其言而不出蓋言謹也
謹者莊子所謂慎為善也朱四陰位迫近於五雖有成德
當括而囊之謹慎畏敬也朱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
美之至也

以黃居中兼四方之色奉承臣職是通曉物理居中得正
是正位處上體之中是居體四支此四方物務也所營謂
之事事成謂之業孔五過四而不為失臣節者以其得中
道也內隱陽明故能通乎物理處五之位故曰正位體居
陰處陽而陽不發故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也牧五君位
六變九正位也正位而居坤體不失為臣之道理中者正
也天地萬物之所共由者也朱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
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陰盛為陽所疑陰強不肯退避故必戰也陰盛似陽故稱
龍以明之雖陰盛似陽猶未能離其陰類故為陽所傷而
見滅孔陰過極不肯自守其陰柔嫌已无陽位欲奪陽位
而代之也坤无陽欲代陽之位志在乎龍故稱龍也牧天地
皆有陰陽之氣故陰陽亦皆有天地之色豈陰須地色陽
須天色也坤之上六陰居危極之位而戰為陽所傷故稱

血焉苟云相傷則是乾之初九一陽始生反為老陰之所傷其可得乎全君卿本體是陰類今盛彊似陽故稱龍以責之代非君而有君人之心故曰龍臣而君其心故曰雜也集稱龍者責君父辨之不蚤任小人居極位龍龍與戰方可除滅猶漢桓宋文發兵誅梁冀謝晦也房陰極至建子之月一陽必生以消退羣陰陰雖極不能離其位故雖見疑於陽但稱血也胡月盛則掩日臣彊則疑君朱



上坎下巽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陰陽始交而為難因難物始大通故元亨也萬物大通乃得利益而貞正故利貞也往益屯不如乾之无不利世道初創其物未寧宜建侯以寧之孔坎險震動動而之險故謂之屯物凡物之生必有屯難以小取喻如物在下未出於外不无難矣就一卦體言之震為雷坎為水雷動物本

在水上今在下是未奮出之象又震為雷坎為雲雲雷所以作雨天雨將降陰陽相薄雲雷相擊比及雨降不无艱難石方解屯難豈宜有他求故勿用有攸往柯維翰剛柔始交則貴者不必上賤者不必下不可謂貞也難生也動乎險中也不可謂亨也此雲雷之時也故曰雲雷屯卒至於雷雨之動滿盈然後能免乎險而屯難解故曰屯元亨利貞大亨貞要屯之終而為言也介屯有二義一為屯難剛柔始交而難生是也二為盈序卦云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胡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剛柔二氣始欲相交未相通感情意未得故難生也坎為險震為動震在坎下是動於險中動而已將出於險故得

大亨貞天造萬物於草創之始人君宜建立諸侯不得安
居無事孔險難在前不往何由以濟而能動乎險中故得
大亨也既亨而不可復動故曰勿用有攸往也草在土上
芽藏未萌則未能別其類牧乾坤之後聖人不排震巽六
子而以屯次之者屯人事也用人事而參乾坤備三才之
道也句所謂大亨而貞者雷雨之動滿盈也雷雨之動滿
盈於天地生物之義此下言時事天造謂時運也天下之
屯豈獨力所能濟哉宜建侯以自輔也雖建侯以自輔又
當憂勤而不寧處乃可濟聖人之深戒也伊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若機織之有經緯綸繩之有約束也代雲未成雨所以爲
屯伊雨則屯解矣彖言雷雨要終而言也解絲棼者綸之
經之經而又綸終則有始離南坎北爲經伊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
大得民也

處屯之初動則有難不可以進非爲宴安棄成務故雖磐
桓志行正也輔初九之陽在三陰之下是以貴下賤也屯
難之世民思其主之時既能以貴下賤所以大得民心也
孔利居宜不失其居也利貞宜不失其貞也以貴下賤居
正而天下從之則宜建侯而經綸天下矣介志行正也者
志在經綸天下所行不失正故也胡居正而固其志伊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志在乎五不從於初无初之難則與五婚矣志在於五不
從於初故曰女子貞不字輔女子謂六二不受初九之愛
字十者數之極十年之後屯難既息乃得反常以適五也正

相牽不進班如也子夏班班旋不進馬季長言二欲乘馬

往適於五孔初雖難二非欲為寇以二近已欲為婚媾康

屯之情可以見矣女子者明未有所從字孕育也此未可

以適變猶亂世之正臣不從撥亂之君也陸二以險在前

故謂之寇非初為二之寇也牧乘馬欲行也柔者剛所陵

故為難也以初之剛明而為寇何也此自據二以柔近剛

為義不計初之德為如何易之取義如此伊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

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君子見動之微逆知无虞則不如舍勿往崔憬屯難之世

二以有應而往猶不得字况其无應乎三當茲而有求焉

何異於无虞以從禽也當舍正從權之際惟君子能行之

牧介甫以舍為止幾為近近无所獲故見幾而舍之舍止也

朱六三以陰居剛而不中正則不能安於屯而妄動也君

子見事之幾微不如舍而勿遂往伊幾殆也坡六三以陰

居陽上又无應欲往求於五五屯其膏自與二為應必不

見納若下求於初初又有六四之應則是以不正而妄動

上下皆不獲其安胡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四應於初故道迂遠為其在難故難進也初為康屯之主

四得正而應之故往吉无不利言得所往之道也見求而

往所以為明六四以陰得陰位險難在上正應在下背險

而往途无寇難也初志存謙下往必見納故吉无不利牧

知必然之理也明以合之數陸四應初乘馬欲往有六

二之陰妨礙已路故且班旋其馬而未往也二不比初自

應於五四乃遂得其媾合則往而獲吉勾六四以柔順居近

君之位而其才不足以濟屯故進而復止初剛陽之賢正已之應居公卿之位已之雖不足以濟時之屯而能求在下之賢而親之與之共輔剛明中正之君則往无不濟矣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五居尊位難於膏澤使眾陰下歸於初其義固可恥也膏澤象爵祿屯于膏澤而獨應二是私也用之小事則吉大事

則凶居尊位而不能博施於民眾德不稱也陸此一爻言

君居大位意在於公當與天下同其好惡无私係於一人准公是從則道光也如私係於一人乃婦人女子之正也

石威權去已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也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也故小貞則吉若盤庚周宣修德用賢得先王之政諸侯復朝是也非恬然不為若唐之僖昭也伊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上六處一卦之上最居屯難之極欲應於五五屯其膏而无所告三又失其正應故乘馬班旋而不得進泣血相續而无所懇也

坎下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筮者決疑之物童蒙求我當以初始一理剖決告之師若廣陳二三之義告之則瀆蒙不如不告也利正者蒙之為義利以養正若養正以明即失其道也孔蒙之志願通內坎為水水性通故事蒙昧不通則不知君子之道矣上陽爻而體艮於上象師之尊二亦陽爻而明在於中象師之明童蒙求師擊發其蒙猶疑有所未決問筮以決其疑也始求問師師啓其本意開宗本也學而不思則罔再三問

師則瀆師則不復告之非不欲告之不思而告之則愈惑

陸初筮謂誠一而求決其蒙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退則困險進則闕山以亨道行之於時則得中也孔行時中者謂訓不失時也過稚則性未成過長則扞格不入必時中乃能通於學志應者謂中相應也牧蒙昧之人能以一理而決之使其由稍通以至大通是亨道而行皆得時之中也志應者上下之志相為合應也既得賢明之告不能自思是自亂於蒙也剛中於九二以剛明之德居中而發其蒙昧也聖賢外能蒙晦其德內養其正性至誠不息也胡卦才時中致亨之道也時謂得君之應中謂處得

其中得中則得時也六五為蒙之主而九二則發蒙者也故主二而言五居尊位有柔順之德童蒙也與二為正應而中德又同能用二之道發其蒙者也則二非有求其五而五之志應於二也伊能告所筮剛中者也不剛則不能有所不告剛不中則不能有以告介蒙之六爻二陽為治蒙者四陰皆處蒙者也伊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出泉未知所適果行者初筮之義育德者義正之功輔坎泉出於艮山之下君子法之治人則果敢其行以決之治已則養育其德以全之則蒙者皆通而明德無窮也代君子果決其行養育其德至於聖賢然後發其餘以教化人胡山下出泉出而遇險若人之蒙昧未知所適也君子觀其出而未通則果其行觀其未有所向則育其德伊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九二以陽處中而明能照闇故初六能發去其蒙在足口桎在手曰桎爾雅云桎謂之桎械謂之桎刑人說桎皆得其當孔蒙之象止險猶人之拘于桎梏也性識不明當用刑罰以決正之曉悟而自悔又當肆赦之刑罰者小懲則大戒用之不已則取悔吝胡不辨之於蚤而至於上九則蒙之罪大矣不懲之於小而至於上九則蒙之難極矣當蒙之初不能正法以懲其小而用說桎梏以縱之以往則吝道也介初以陰居下民之蒙也發下民之蒙當明刑禁以示之使之知畏然得從而教導之或疑發蒙之初遽用刑人无乃不教而誅乎不知立法制刑乃所以教也蓋後之論刑者不復知教化在其中矣伊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以剛居中童蒙所歸包而不拒則遠近咸至故包蒙吉納配以成德故納婦吉處於卦內以剛接柔親而得中能幹其任施之於子克家之義輔童子之從師猶女子之從夫發其始意是得其初心故吉也學者能守聖教猶子能任家事者也上九為國師有利禦寇之象九二為家師有子克家之象陸此一爻而具三善代婦者諸爻皆陰雖婦人之善猶當納之取諸人以為善也五爻也二子也二能主蒙之功克家者也二與五剛柔之情相接故得行其道伊蒙可以為明之助明之无蒙猶子之无婦則不能家矣坡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童蒙之時以陰求陽六三自往求上九之剛陽其行不順

不能自保其躬也輔金夫謂二二爻體剛故謂之金夫正
應在上而下比於二體坎為水水性趨下志在於二而不
從上失位乘剛故无攸利陸稱見自上窺下也伊應上而
比下不順也土逢三以陰柔處蒙不中不正女之妄動者
也近見九二為羣蒙所歸舍正應而從之是女見金夫也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處兩陰之間獨遠於陽闇莫之發不能比賢以發志故困
而鄙既不近二又不近上故曰獨遠實輔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以陰居尊位不自任察而委於二褚氏云順者心不違巽
者外迹相卑下也注順於上巽於二若成王之任周召也
尊以誠待物而物无所猜眾以錫其誠而貢其明吉

斯臻也牧五居君位而下應於二以柔中之德任剛明之
才足以治天下之蒙故吉伊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處蒙之終以剛居上擊去眾陰之蒙合上下之願故莫不
順注六五以童蒙宅至尊之位施於人事周成漢昭之類
是也上九以剛陽處臣位之極居師保之任此姬旦霍光
之流利用禦寇者乃心王室滅管蔡誅上官是也為寇則失
忠順之道故不利也房寇害也凡事有非理皆為害學者
有非分則為賊童蒙之義但求擊發苟教之非其性分則
是賊夫人之子也不利為寇者以動則害蒙故也教之止於
其分則師逸而功倍矣利禦寇者利其止禦其所以賊害
之道也陸上九剛極而不中治人之蒙禦寇也若舜之征
苗周公之誅三監是也肆為剛暴為寇也若秦王漢武窮

伊

需有孚

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物初蒙稚待養而成无信不立若能信其道光明物得

亨通于正則吉以剛健而進不患於險乾德乃亨注需謂

之待者以乾在下必務上往險在上見險而止猶君子待

時而不妄動有孚光亨貞吉指九五而言之也胡大川大

難也能以信而待故可利涉何晏

豕口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

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剛健而不陷只由二象之德位乎天位以正中是九五之

德也凡卦之為體或直取象而為卦德者或直取爻而為卦

德者或以兼象兼爻而為卦德者此卦之例是也孔需之義

有四雲上於天陽氣在下蒸而須為雨一也百穀須膏雨

以生成二也飲食須百穀而化三也蒙稚須飲食而養四也

五為需之主既信而正達乎盛位故其道光亨居中而不

偏无應而不私履四之柔順是飲食燕樂與眾共之也牧

凡貞吉有既貞且吉者有得貞則吉者當辨也伊乾之欲

進凡為坎者皆不樂也四抗傷而後避六知其不可而敬

以求免敬以求免猶有疑也至五則不然知乾之不患吾

知已足以禦之而不疑故有孚光亨而正吉坡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燕樂

雲上於天天之欲雨待時而落孔屯散蒙明德亨信著怡然

无慮飲食燕樂以須太平王在在鎬愷樂飲酒是也房雲

上天而未成雨猶君子畜德而未施用飲食以養其氣體燕

樂以和其心志所謂居易以俟命也伊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

五百六
无咎未失常也

去難既遠待時避害可以保常不能見幾速進但得无咎而已注三陽齊進已若競進必成交爭之患牧郊遠難而待沙近難泥涉難薛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去難稍近未至致寇小有責讓之言未逼于難而寬衍在中故以吉終注二應於五水中之剛故曰沙二與四同功而三據之故小有言乾雖在下終當升上故終吉荀沙近於水亦平易之地也二居遠近之間內有剛明之德處得其中守平易之心而已以君子之道守其中正不與小人苟合則興讒謗之言終不能害蓋以九二有寬衍之德而居中故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以剛逼難欲進其道所以致寇猶有須焉不陷其剛不致禍敗注三逼乎坎故稱泥也居陽之首先登犯難致身至敵坎屬外卦是災在外也初二居內與已同志我先犯敵必同志者來助已則勝也以剛居物之上必能敬慎接下則同志從而助之矣牧六四居險難之初小人之行也以小人之心毀壞正道讒謗君子者也九三以剛陽之德務欲上進而迫近小人故致為寇也然以陽居陽且履正也以至正之道又內謹其心外慎其事則為寇之小人終不能陷於已故曰敬慎不敗也 三之致寇由已進而逼之其義在相時而動非戒其不得進也直使敬慎无失其宜耳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王明

陰陽相迫陽欲進而陰塞之則相害出所居之穴以避之順以聽命也若以戰鬪言之其出則為血若以居處言之其處則為穴各隨事義也注四體於坎為險之初是寇害

九三也三剛健而正四不能犯故自獲傷而稱血焉穴者陰物之所處也四為陰友而處坎下穴中之物也為三所犯故從穴而出懼而遜避陸需于血者不蚤避賢見傷而待者也猶有需焉出穴乃免薛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五既為需之主已得天位无所復需但需待酒食遞相燕

樂注酒食德澤之謂也九五之君當天中正以澤乎民逢王

五既得位道亦宣暢適會此時其所需者唯飲食安燕與

民同樂而已代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上六與三相應三來之已不為禍害乃得為已援助故上无

所畏忌入於穴而居以一陰為三陽之主不可怠慢注需

道已終雲當下入穴也雲上升極則降而為雨故曰入于

穴雲雨入地下三陽動而自至乾升在上坎降在下當循

臣職故敬之終吉也荀上應三而待之故入于穴言得其

所處也三陽連進非已所召我既應而待之故其來不足

憂雖非已召義以相與敬而待之乃獲終吉陸夫爻以六

居陰而云不當其位者以陰宜居下而居上故也然能敬

慎而終吉故雖不當位未大失也伊

坎下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凡訟之體不可妄與必有信實被物止塞而能惕懼中道

而止乃得吉若終竟雖窒惕亦凶物有訟利大人決之若
以訟而往涉危難必有禍患故不利涉大川注陽來居二
而孚於初故曰訟有孚也荀大人謂五也 侯果九二剛而
得中是以有信實失位於險是其窒止坎為心憂是其懼
水性內明是求中也陸人之所以興訟必有由中之信實
於已而為它人之所窒塞不得已而興訟中道而止則可
以獲吉胡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
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
淵也

以剛而來正夫羣小斷不失中其在二乎注剛來謂二也
性本剛直好勝而訟也來居柔能屈其性也處中正不失
中道也牧乾剛坎險以人事言之則是剛健對險惡能无

訟乎石彖言乎其才也訟有孚窒惕中吉此言九二之才
也終凶此言上九之才也利見大人言九五之才也不利
涉大川言一卦之才也有孚而見窒窒而後訟訟而能惕
不敢過中則吉介九二剛自外來而成訟則二訟之主也
伊

彖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道西轉水流東注剛健在先以為訟始故云天與水違
行謀慮其始以防訟源故有德司契不責於人注五禮修而
民未化必明法以固之訟起多途非禮法不能防人其始
司契者乃法之一端耳牧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
小有言其辯明也

初六應於九四剛陽先來非理犯已初六陰柔見犯乃訟不

為訟先故終吉雖小有言辯訟道理分明也注初欲應四而

二據之盧氏初與四俱失位而相應故小有言陸初雖應

四而體惟相違故亦為訟四以剛處柔能變其志而不成

訟故得中吉牧凡訟者皆持剛壯而務勝九二以剛壯訟九

五九四以剛壯訟初六上九以剛壯訟六三石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

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二以下訟上不勝五逋竄其邑大都偶國非逋竄之道三

百戶一成之地下大夫之制掇猶拾也注邑小人少取退

避之義不然即掇患於已王昭素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

也

以陰柔從上九不為侵奪故保全已之所有故食舊德處

也

兩剛之間居爭訟之時須真正自危厲故終吉從上九之

王事不敢觸忤无敢先成注雖失其位專心應上故能保

全舊恩食舊德也處兩剛之間近不相得乘二負四正之

危也剛不能侵故終吉牧柔失位而不中以當上壯爭勝

之時以之為厲而保舊物可也以從王事則不得行其志

不得行其志則不獨无成亦不可以有終矣介貞謂正固

自守厲終吉謂雖處危懼終必獲吉伊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初能分辯道理四能反就本理變前與初爭訟之命即得

安居貞吉注三柔附我故從三不能固初之訟子夏反就

前理變其詔命侯凡變上從下稱渝牧四以剛陽而居健體不得

中正為訟者也承五履三而應於初五君也義不克訟三

居下而柔不與之訟初正應而順從非與訟者也命為正

也

也

理失正理為方命反就正理變而安貞則吉矣伊九五為聽訟之主不克訟則自反而親就聽者之命雖即命猶有剛動之志變志而為安貞則吉介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處得尊位以中正為訟之主故吉注以中正之德齊乖爭之俗元吉者也王肅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處訟之極以剛居上勝而受錫何可保也注以訟受服惡人之見自徹去之恥以衛人也三明理而不拒命雖勝三

而曲在已依以訟得賞侮而侵之者眾三者眾辭介

坤上師貞丈人吉无咎

興役動眾得嚴莊尊重之人為之正則吉而无咎注二為師之主王能任之專任長子故无咎石漢高光武應此義

陸續

彖曰師眾也貞正也能以眾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剛中而无應或應而不剛中或行險而不柔順皆不可行

師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行險謂下體坎順謂上體坤毒猶役也注五天位也以非陽居之或有戰爭之事能崇任九

二之佐則吉于夏兵行荼毒不得已而用之故彖象六爻

皆著戒懼之辭于凡藥之攻疾者謂之毒介師旅之興不

无傷財動眾毒害天下伊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

水眾大包於地中為人除害使得安寧雖尚嚴威而赦小過皆容畜之義注地廣而无疆水散而无涯地中有水眾

象也君子廓其中以容民大其德以畜眾王逢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注九二在初之上為師之主初仰

而承之稟其師律者也陰之質不利先唱初以師首柔而

唱始是失其師律幸而求勝者也陸行師之道役其羣衆

或勇或怯或逆或順將兵者必有法律以制之六居卦之

下為出師之始必當用之以道不可失其法律也胡初六

陰柔處下為出師之始師出而始用律是素不練否之與

臧俱凶者聖人戒之之深與春秋書次于郎以俟陳人蔡

人甲午治兵相表裏也胡以律者正勝不以律者奇勝坡

律謂法令節制善謂克勝凶謂殃民害義初師之始故言

出師之義行師之道伊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大寵也王

三錫命懷萬邦也

以剛居中而應於五承上之寵為師之主任大役重无功

則凶故吉乃无咎注雖當為主尚在師中為天所寵事克功

成故言无咎二非其位謂武王受命而未即位也九家錫

命非私也安萬邦而已于九二在師得吉承受六五天位

之寵用也王者三錫車服俾專征伐若湯征葛文王伐崇

東征西怨故得萬邦懷之也勾居下而專主其事在師則

可恃專則失為下之道不專則无成功之理威和並至而

得中故吉而无咎伊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以陰處陽以柔乘剛進则无應退无所守注二剛也三柔

居上是兼其領无君上之命則免矣故曰或也于輿眾也

尸主也師之命正夫一也不一則師惑矣九二一也六三

不一也六三之一何也陽爻奇陰爻耦不一也介六三

失位不剛似小人僭上而乘君子之器亦猶趙同趙括為
輿眾之主所以全軍被坑勾輿眾尸主也蓋指三也伊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无應不可行得位可處行師之法欲右背高故左次之注

左不用之地待師命而已干偏將軍居左次常備師也崔

景凡天道左陽主生右陰主殺左次示不欲殺注四處坤
坤為平陸師律曰平陸處易而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

陸之地退守待敵不足取勝可保常也微止兵於无用之
地勾動左者生之位次者不急事事若不急何以生民當

位不失者之所用心也薛左次退舍可進而退則為咎伊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貞凶象曰長
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

柔得尊位陰不先唱柔不犯物物犯而應田禽犯苗獵之

无咎已既得直可執言以明長子九二弟子六三注執言
猶書所謂奉辭也介以柔居尊上文德不任剛暴下之叛

逆先詰之以文詰不服則命將征討弟子謂懦弱素无威
名如魏豹之任柏直漢祖謂之乳臭是也房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
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天子爵命上六功大開國使之為諸侯功小承家為卿大
夫注王執而正之非私惠也子小人志在瀆武故不可用

陸二上居五當封賞苟上六宗廟之父如武王受文王之
命也干立師之始不錄其行保大定功則制禮作樂以興

教化牧高祖任韓彭英盧而不免叛逆光武不任功臣胡
師之事必曰王曰大君曰天子征伐宜自天子出萬世之
通法也介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坤上坎下

通志堂

能相親比亦須原窮其情筮決其意兩相親比亦須大永長正親比貴速後來或為人所踈夫語辭或指人而言比是寧樂之時不寧之方皆來歸也注五以剛居尊而得中正上下相輔之既親而安則諸侯有不寧者且將比矣若不以誠實必至於凶謂上六也陸所比之人善則為吉為美惡則為凶為禍必須原究其情性筮決其善惡必具三德然後親比之有此三德為比之主其不安寧者方相率而親附之後至而不從禹之所以戮防風氏也胡聖人以兵刑威下所以齊不協既服而來必親之使不攜貳故比者居上者親於來附在下者比而順命之時也陳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九五剛而處中眾陰順從

注後夫謂上六逆禮乘陽不比

聖主其義當誅荀為比之主亦是剛正中和之人方能辯識眾志在於永貞不生猜忌則上下咸歸而應之代不寧方來謂五陰坡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久貞謂得正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比上必求此三者五以剛陽居尊位所謂元居中得正能永貞也民不能自保戴君以求寧君不能獨立保民以為安不寧而來比者上下相應也夫剛立之稱傳曰子南夫也又曰我非夫夫猶凶況柔弱者乎伊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水不離地而行有親比之象介建萬國所以比民親諸侯所以比天下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

通志堂

有它吉也

初六无應應不在一著誠立信盈溢乎素質之器物皆歸
向從始至終更有它人並來親附注 缶時用之器居順之
首為比之先眾願從之故有它吉注 比乎人者已從往它
而為它之所有人之所比者它來從已而已有之也比之
初上下之分未定唯盛德則能有它吉也注 介初始也四終
也初自四復位終來也四非正應謂之它若始不以誠其
能終有它乎朱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居中得位繫應在五不自失其所應之耦不如初六有它
吉也注 比不在外而從於內乃婦人之道非君子通適之
方不自失而已陳 二處乎內待上之求然後應之比之
自內者也故正則吉降志辱身非自重之道伊尹武侯救

天下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而後出也朱 自內謂由已擇
才而用雖在乎上以身許國必由於已士之修己乃求上
之道二處於內而已中正之道應上之求故貞吉伊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四自外比二為五應所欲親比皆非其親是以悲傷注 二四
雖近情不相得又柔諂非已所親故曰匪人魏 比貴先而
三處坤之末初敦信五賢明而為二四所隔以柔處剛內
好剛也以陰居陽行乖僻也過二之上不由中也牧 比之非
陽也介 君子修潔自立則四海之內皆所親也六三以陰
居陽不守正也處不得中非正行也上无應援人不錄也
獨立无依亦可傷矣陳 六三柔而不正處非其位上六以
非道而不應二四以不正而不受彌子瑕曰孔子主我衛
卿可得孔子曰有命魯桓公求會於衛至桃丘衛侯不見

求比而不得不亦可傷乎朱

六四外比之終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凡下體為內上體為外注上比聖主下御列國方伯之象

能外親九服賢德之君務宣上志綏萬邦也干內比之者

以專其應為比外比之者以非其應為比陸坎性趨下今

外比者以三行乖僻而志剛不可抑也故上從於五牧不

志乎內而比於外无適莫也介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象曰顯比之吉位

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比而顯之所親俠矣愛來而惡去故常失前禽征討有常

伐不加邑故邑人不誠雖有為上之道亦可為上所使也

注獨守其中而私其應為眾所觀非顯其比歟疾其背而

愛其向則失其不來者矣邑有家者之所私偏其私故邑

人不誠上使之然也干以陽居尊而明示比道二驅之禮

示去害而不嗜殺示至仁之道以比天下邦邑之人不待

誠勵皆信其上使民之道出於中誠陸行顯誅以威諸侯

之心牧係應在二比於一邑失天下之心石五剛中正位

无陽以分其民可以顯比在此時也王田不合圍三面而

驅所失者前禽而已上六前禽之象舍逆取順雖有所比

道之光也湯武不能服楚越非湯武之恥舍逆之道唐太

宗之伐高麗是失矣上下相比強不陵弱眾不暴寡雖邑

人可以不戒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故曰上使中也介顯明

比道臣之比君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已在竭其忠誠致

其才力朋友亦當修身誠意以待之親已與否在人而已

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已也伊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親道已成為時所棄无與共終也注无誠於附道窮而比
戮斯及矣干陽欲无首陰以代終首陰之為物以陽為首
而比之者也乘九五而不承比之无首者也以陽為首則
有所終先陽則迷而失道况无首乎介有始而无終者有
之未有无始而有終者也伊

巽上 乾下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乾在下而巽在上巽以柔懦之質不能拒物乾欲上進而
不能止之故初則復自道九二則牽復至於畜極乃能止
之獨止於九三一爻而已是陽志得而止行故亨文王當
討之時左右前後皆憚人終不能止之以此知文王之志
在明夷而道在小畜也苟小畜所聚者寡也未能博施故
能密雲不雨乾體本上今務上復憂巽所止未能通也其
如巽順陰柔不能止畜剛健志得行是以亨也凡雲上則

為雨澤天下今小畜所聚者寡不能博施密雲而不雨不
能澤遍天下西郊取遠之義恩澤不能及民物也石臣不
可僭僭則亂天下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戒臣下不得專上
施也陳文以一陰而畜五陽能係而不能固是以為小畜伊
豕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
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陽上薄陰陰能固之然後蒸而為雨今不能制初九之復
道固九二之牽復九三更以不能復為劣也下方尚往施豈
得行上九獨能固九三之路故九三不可以進不輿說輻
也能固其路而安於上故得既雨既處若四五皆能若上
九之善畜則能雨明矣一卦之體與一爻之德各異注一
陰小而眾陽大陰為主而上下皆歸之牧一陰畜三陽之
進其勢寡也然則居正而上下應之矣內剛健而不陷外

柔巽而不逆剛於中而无所倚其有志於行矣此二五所以亨也四以陰盛有密雲之象以柔止健不能固陽是以不雨西郊陰地臣之類也道不出乎君非臣之所能行方健進而不已故曰尚往也王逢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行天上去物既遠但修美文德待時而發注不可以暴為之也介懷畜仁義懿美文德樂天知命待時而動胡下乾健也上巽順也九二九五剛中也健而濟之以巽則易入剛不過於中則志行於上下兩者得則柔道亨而陽為陰所畜六四志在畜君以往為尚然不待唱而先之故其施未行西郊陰也自我西郊示臣強之戒朱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四為已應反復於上自用已道於理吉也注凡陽升而上

曰復牧三陽同上已為類首陳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五升畜極非固已者也然得中不被閉固雖強牽連而復所以吉注與初同志而進猶拔茅之義不失中道故吉牧

九二欲復於上九五剛陽盛位力可以制九二之行須牽攀於物然後可復石无應於上不能自復介二陽之中同

一卦之體上下牽引亦能獲復陳二五皆以陽剛居二體之中為陰所畜俱欲上復五雖在四上而為其所畜則同

患同志者也夫同患相憂二五志同故相牽連而復故吉伊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九三陽極欲復而進上為陰長固而止之不能自復注三為輿二為輻三往輿上二下牽初說輻之象三與四異體相

比夫妻之象三既趣上四亦畜初反目之象階六四九五未盛不能畜止乾陽直至上九積陰極盛方能畜止九二既能畜定九三故輿脫輻不能行也石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四與上同斯誠一不能害故能去其血出散其惕共惡於三以一陰而眾陽趨懼於傷害誠信相與近而相親何傷害惕懼之患哉干三陽上進而已獨當其路將拒而止之必為所傷以由中之信發於至誠依附於上之二陽同心一志與之共止畜之則傷害可去惕懼可以出胡陰為小人忌君子進然君子積德不已終遂其志不可抑拒若六四不忌剛長推誠信而接羣陽與上九九五合志同方進賢援能則傷害之理去憂懼之事出而无咎矣陳體異而不敢拒以全君之分與五上同志而弭君之惡故无咎逢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二牽挽而來已不疑而迎接居盛處實不專固於富而分與二也注有信下三爻也體異故攣如如謂連接其鄰謂

四五以四陰作財與下三陽共之故曰不獨富也九五親四委四畜物猶富以其鄰不獨富也六五雖剛明體又巽

順以由中之義攀連於物故九二得以牽復而上進不專已之富盛而分用於二故曰不獨富也胡眾陽為陰所畜

五以中正居尊位而有孚信則其類皆應之援而與之相濟是富以其鄰也伊四五同巽體君臣合志攣如也一陰

畜五陽常恐力不足而見傷五雖得尊位委之於鄰併力而畜之陽實為富陰虛為貧四虛五實五與之共食祿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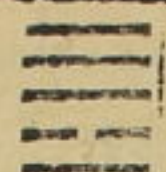
盡其心能以富用其鄰也朱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勵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

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九三欲進上九固之陰陽不通故雨三不能侵不憂危害故得處道德積聚可以運載使人慕尚上九制九三是婦制其夫雖正亦危月在望時盛極以敵日陰疑於陽必戰雖君子行之亦凶也注卦以一陰畜四陽故密雲不雨上處畜之極故陽德上通猶畜德不已澤乃行也澤行則物安故既雨既處也既盡也盡雨澤盡安處之此乃上畜德能積載與三陽同志而无私應也苟志盈滿臣道虧矣雖君子亦不可復有為也陸以卦言之陽老而陰長不已極則反陽密雲不已終為雨也上九居女之長長而不已至坤儀也坤德積而不已至龍戰也牧上九能固畜九三之進又陰陽相應而成雨澤安然而居不有惕懼此由君子貴尚其德而行之胡詩曰厥聲載路載積滿也陰柔畜剛由積

累而至非一朝一夕之故可不戒哉已望則陽消而與日敵矣故於幾望而為之戒曰婦將敵矣君子動則凶也能疑而警懼求所以制之則不至於凶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六三以柔踐九二之剛然六三在兌體和說而應乎乾故雖履尾而不見害注一柔而制五剛說於內而為主健於外而得中以順履尾厥德用光虎之威強首不可逆能履其尾是勢之順陸六爻但見踐履之象夫禮必在踐履而行之本說禮樂之禮因明人所踐履履得其禮則吉否則凶石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六三以和說應乎上九不以陰柔應乎邪佞以說應乎剛

故吉九五以剛中居帝位而不疾病由德之光明也注六
 三應乎上九進退皆履二剛所謂柔履剛也柔而履剛其
 為禮乎介九五皆君位履又得乾之體以陽居中以剛居
 正故孔子特贊美之石臣而說君多柔佞九五所納者正
 若明皇採張燕公之言而東封近之也房乾剛也九二亦
 剛也兩剛不能相下必爭則乾病矣故乾不親用而授之
 六三六三以不校之柔而居至寡之地故九二樂為之用
 九二為三用而三為五用何異五之親用二哉三與五合
 則三不見啞而五不病五與三離則五至危而三見啞卦
 統而論之故言其合之吉爻別而觀之故見其離之凶坡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以及言之上履踐於下六三履九二也以二卦上下言之
 則履禮也在下以禮承事於上注尊卑序則民志定禮之

用也故在人上者當以恩威接下在人下者當以柔順事
 上胡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處履之初它人尚華已獨質素則何咎也注進不以爲榮

獨履素行之節是以无咎干初九布衣之吉隱而未見行

而未成獨行禮義不失其正荀禮以文為主在禮之初未

離於質非禮之隆陸禮本於質故冠冕始於緇布衣裳始

於鞞鞞器皿始於汗尊飲啜始於太羹玄酒是禮之始率

以質素為本往則踐履而行之謂也故得无咎胡居无

位之地不以位累其心不從榮華尚夫素也石安其貧賤

之素將有為也非為利也獨行其志願耳伊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九二以陽處陰已能謙退故无險難以其在内卦之中不

以危險自亂故宜貞吉注上无其應而以剛處陰故曰幽
人而以中行故曰正吉中不自亂則无巽言屈身之患介
禮行中道今二履中是其道行而坦夷也幽人之志專靜
而不過越履茲中道不可過也過則煩而自亂矣牧九二
陽志上進故有幽人之戒蓋不以利欲自亂則能貞固而
吉也伊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象曰眇
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
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以陽處陽猶曰不謙況以陰居陽以柔乘剛以六三之微
欲行九五之志愚頑之甚注謂之不明則陽位也謂之明
又陰蔽之眇之象也謂之不能行又說而乘陽謂之能行
又柔而乘剛跛之象也牧卦皆无陰而三自以爲已任僭

履非位咥其宜也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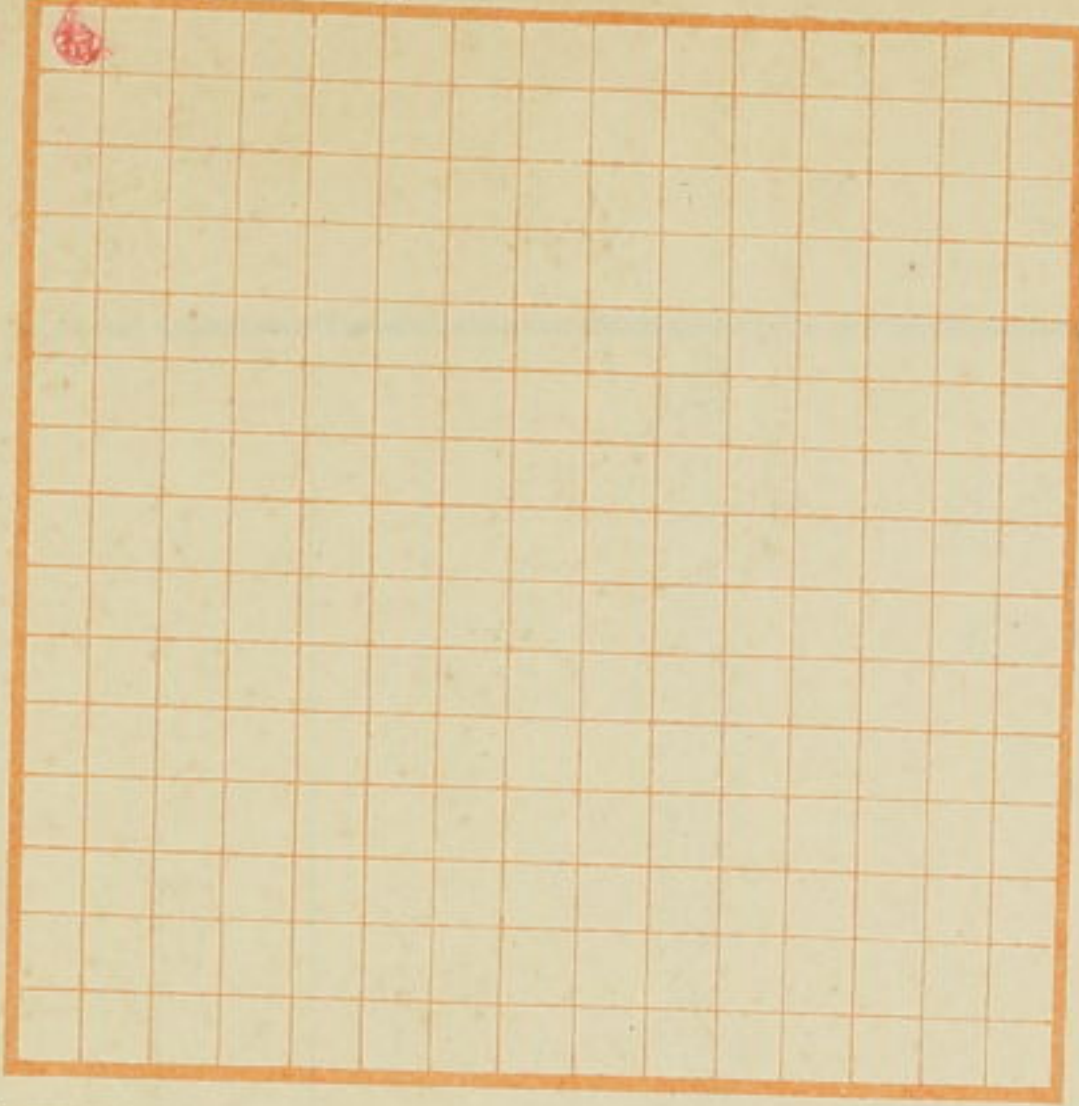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逼近五之尊位故愬愬危懼然以陽居陰志能謙退謙志
得行故終吉注三以不順爲衆同弃而已近之慎於踐履
者也于六三雖是陰柔其志剛也上承夬履之主下履志
剛之臣位重憂深故愬愬然以存謙道本志必行雖有深
憂可保終吉昭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得位處尊以剛決正履道惡盈故危厲注三柔失位志比
武人五爲一卦之主剛得帝位取而決之非係於情也然
三者衆之趨也雖曰決之正之危也于履所以辯上下定
民志是是非非乃正之危陸厲嚴也剛而居尊故嚴牧
它人所履已決正其得失責人而不怨固所危也陳有剛

4年4月



明之才苟專自任猶為危道況剛明不足者乎伊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處履之極下應兌說高而不危不墜於履能旋反而行之

履道大成故元吉也注祥者吉凶之兆未定旋猶速也陸

其歸元吉介處極高之位能降身下應六三有謙沖之德

以易與陰立故也以高應下有旋反之象石旋謂周旋无

初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明之才苟專自任猶為危道況剛明不足者乎伊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處履之極下應兌說高而不危不墜於履能旋反而行之

履道大成故元吉也注祥者吉凶之兆未定旋猶速也陸

其歸元吉介處極高之位能降身下應六三有謙沖之德

以陽處陰位故也以高應下有旋反之象石旋謂周旋无

虧也伊

周易義海撮要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